

方北方

愛屋及鳥



韓中生活叢書之一

方北方

愛屋及鳥



韓中生活叢書之一

洪天賜教授捐贈

解中生活叢書之一

愛屋及烏



□ 方北方 著 □

目 錄

趙李兩家	一
發財前後	十四
殘局	三七
愛屋及烏	六三
膠園新事	一〇〇
後記	一三六

趙李兩家

一

名西醫趙子南與教書先生李堅立，兩家不但是世交，在五年前還是鄰居。論起兩家的交往，如果從公父算起，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當初兩家的祖父從中國出門到南洋來，各人身邊除了船租盤費外，並沒有其他的餘資。可是由於兩人一路來能衷情合作，加以經營得法，不到十年光景，大家總算成家立業。不過及後由於兩方對下一代的教育與出路觀點不同，於是形成今日兩家的社會地位與經濟環境迥異，甚至兒女們的思想觀念也南轅北轍。

近五年來，趙李兩家已不再是鄰居了。

原來趙子南的父親趙太生是新市的名西醫，趙子南也是當時的熱門醫生。一家收入頗豐，加以人丁興旺。所以在趙太生主持家務時，便從故居遷到郊外的海濱大廈去。李堅立因為父親是教書出身，而本人也是以教書為生；雖然一家丁口已經不少，由於入息有限，却依然守居舊家。

趙氏父子為什麼會從醫？

因爲趙子南的父親趙太生是受英文教育出身，趙太生所以會受英文教育，完全是出諸母親的意思。當初趙太生的爸爸是給媽媽陳家招贅去的，而陳家的成員都是受英文教育，所以做母親的主張給兒子進英校，父親由於對教育問題不甚關心，也就沒有異議了。趙太生九號位畢業後，母親看到執業西醫的出路長，收入豐，便決定送他到香港大學攻讀醫科。八年後，趙太生不負父母所望，回來居然成爲新市有名的醫生；廿年後，趙太生又把趙子南送進港大去，所攻讀的依然是醫科，後來當然又是掛牌西醫了。

趙子南自從開業到今天，雖然只有十多年，由於他胆識過人，加以妙手回春，所以近六七年來門市比趙太生的醫局更擁擠非常。這麼一來，父子倆的收入大爲可觀，十分快地便晉身爲新市的富豪。

至於李氏一家，所以會從事教育，說起來是這樣：李堅立的祖父在中國雖沒有受過怎樣高深的教育，畢竟由於是書香子弟，所以一到了李爲業入學的年齡後，便送他進華文學校受教育去。李爲業因爲學業成績優異，在中學還未畢業時，便給某小學當局預先聘爲教師。做父親的認爲兒子既然有志從事教育，當然不加以反對，而且鼓勵他積極爲下一代站緊崗位。後來李爲業又把李堅立送回中國升大學去；大學畢業回來後，依然還是走他所走的路。父子倆從事教育，生活不至於發生問題，畢竟是清苦的，加以近年來兒女成行，教育費的支出浩繁，於是負擔之重，在在都

使李堅立透不過氣，如果不是靠公父有點不動產，要維持一家的生活，幾乎是不容易的事。

趙李兩家的經濟情況雖然不同，但兩家的兒女，都已受了相當的教育。

好像趙子南的女兒嫣然、兒子菲立，今年都已經受完了大學先修班。今日趙家正準備給他們到倫敦大學讀醫科去；而非立的妹妹嫣然也跟姐姐與哥哥一同出門，打算赴意大利攻讀音樂。

這幾天趙家就忙着爲兒女出門的事進行籌備一切；一批親朋戚友也在他們臨行之前，紛紛登門致賀。趙子南爲了給兒女餞行與答謝親友們的雅意，便特別在海濱大廈籌備一個盛大的酒會。

李堅立也有三男一女受了相當的教育，老大李秀生，二小姐李秀梅去年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只是到了學業的一個普通階段，李秀生與李秀梅因此都希望繼續上大學。做父親的何嘗沒有這麼打算，但單就兩人的學費每月便要一百二十元，還有其他的實驗費、書籍費、雜費、以及車費，算起來儉儉要兩百多元。他們的收入有限，除了應付家庭的開支與其他三位男女的教育費外，所存的已經無幾。要他加重這筆負擔，實在是不容易的，但不給升學要他們做什麼呢？非但一時找不到工作，就是做人的學識也是有限。所以近日來一家正在爲兒女的升學問題，愁眉不展地大傷腦筋。

二

這一天，海濱大廈面前的馬路，排列着長蛇陣似的各種顏色光艷奪目的豪華汽車；車夫們多

離開車座，三二成羣地在路旁談笑，於是平時冷清清的海濱大路就人聲嘈雜了。

海濱大廈堂皇的大廳，像第一流的夜總會那樣寬敞輝煌。大廳後端中央，放着一張鋪上了艷麗的棗紅色桌布的長檯，檯上排着各種歐西名貴的美酒和許多色澤鮮美的菓子；廳左右兩邊排列了整齊的椅子外，其他一切日用傢私都被搬開出去。於是在華燈的銀光照耀之下，五色繽紛的屏帳與艷紅的地氈，更顯出高貴與華麗。

樂隊演奏着配合人類心臟跳動的『樂又樂』流行音樂，無異給廳上的客人注射一針活潑情緒的強心劑。於是西裝筆挺的名流紳士，笑咪咪地抱着珠光寶氣的貴婦名媛，而瀟灑活躍的青年男子，也興致勃勃地擁緊窈窕淑女。大家熾熱的情感燃燒着浪漫的火燄，縱情地沉迷在高度快樂的氣氛里。

身材又高又胖的趙子南，滿面春風；腰圍如五十加侖油桶一樣臃腫的張太太，也笑靨迎人。他們雙雙站在門外，不停地與每位來賓握手敬禮。舞會開始後，他倆一高一矮，互擁着下過舞池樂又樂了一回，也許因了要儘主人的身份，便回到長檯邊來，忙着向賓客盛酒敬煙。

一部份客人雖然意不在於酒，或者對酒沒有興趣。主人還是殷勤地把酒傾注入他們的杯里。有時酒就像水一樣地溢出杯外，或是傾潑掉了也毫不在乎。趙子南夫婦根本就不會注意到酒的價值，只是希望客人縱情歡樂，滿醉而歸。於是不會竭酒的，在主人盛情敬致之下也喝了不少。至

於一般嗜酒如命的，正是他們的大好機會，幾乎喝得爛醉了還是不停地飲下去。就因為大家的酒喝得多，廳上發出的狂歡大笑，便響徹雲霄了。

趙子南夫婦原來也是酒國的能手，可是今晚未敢喝得過量，因此倆的笑貌雖然渾紅得像鷄冠花，但神志清醒，對於客人愉快的程度，他倆似乎十分了解。於是那些未獲得最高快感的客人，夫婦都想盡辦法使他們尋到快樂。比方逗引他們高談闊論，或是替他們牽引舞伴，無不克盡招待的能事。這麼一來，精神都集中在高度愉快的伊甸樂園。主人趙子南因此宣佈舞會的意義。

音樂一停止，他站到麥克風前，賓客也就回到兩旁的椅子坐下來。他就心聲音不能集中，便用兩把手掌圍着嘴巴，然後興奮地說：

「各位先生，兄弟，姐妹，朋友……今夜大家熱烈光臨我家，參加我們為嫣然、非立、嬌妮三人舉行的巴底(Party)，使到今夜的舞會十分熱鬧。我和我的咪色(Miss)，感到無上的光榮和快樂！」

「現在，我和我咪色要奉告大家，我們為什麼要將嫣然、非立送去倫敦讀醫科，將嬌妮送去意大利讀音樂……原因是我父親和我都是醫生，所以一定要兒女們承繼我們的事業：行醫下去。」

「大家一定知道：做醫生的實在有很多算不完的好處，除了是社會的專門人才外，一掛牌做

了醫生，老實說，生活便無須掛心，還可以使家庭保持經濟周轉靈活。因我們要病人給多少，病人就給多少；而且又都是現的，所以每日都有現款收入；門市熱鬧的，不到一二年，便可以收回出國讀書時所花出的一切所費。甚至醫生一日在做，便有能力送兒女出國留學去；外人所說的：醫生的家庭，世世都有醫生，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做醫生的，社會地位高。別人無論有什麼事，如果是認識我們的，無不希望我們到他們的家去。就是我們不去參加，或者對他們有什麼不周到時，他們也不會有埋怨的心理。原因是他們都會希望我們是他們生命發生問題時的救星。即是說：他們自知生命的保障與醫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對醫生總是表示得懇懇懇懇。』

『此外，我要向大家報告實況：多數醫生的家庭，一切的開銷實在是浩大的，所以必須有源源不絕的大把金錢來使用，生活才感愉快，做醫生的收入，雖算不錯，但必須有人繼續開藥房做醫生，家庭才可能快樂地維持下去。這樣，我們就只有給孀然、非立到倫敦讀醫科了。』

『至於孀妮所以要給他到意大利讀音專，因為她已考得了英國海外音樂課程的第八級 Piano (鋼琴) 的公開比賽，也得到 Champion (優勝)。她 Hundred Percent (一百仙) 是音樂界特出的人才，不給她去意大利深造，實在是糟蹋了她。請大家想想：她樣樣都好，怎麼可以不給她去呢？於是希望為國家多造 Music (音樂) 人才，就讓她跟姐姐和哥哥一起出門去。當然

的，我和我咪色也是希望她學成後嫁給醫生，這樣她便可以過得十分快樂。

「諸位，很對不住，我是不會說話的；加以喝了酒，話更講不好，所以我今夜所要說的話就是這些。」

一連不停的熱烈的掌聲過後，客人都要求趙太太也起來說話，趙太太推辭不了，便姍姍地移動她那肥胖的身體到麥克風前，然後忸忸怩怩地……

「諸……位，請……原諒我，我……是不會說話的，因……此，我沒話可說，好在我所要說的話，我……先生都說出來了。」

「不……過，我希望大家今夜要做到不歡樂不回家……」

一陣掌聲後，客人推舉約翰代表來賓起來說話。約翰滿口酒氣，呢呢聲地這麼說：

「呃……今夜、真是、十分、快樂……呃……因為、又有、好酒、可喝……呃……

又有、姑娘、跳舞……可是、我們、要有、更大、快樂……呃……希望、非立、回來、

做了、醫生……時時、也給、我們、舉行、快樂、舞會……呃……更是、希望嬌妮

小姐、將來、也在、舞會、多唱、幾隻、流行歌曲……呃……

「謝謝、大家、說話、完了……呃……」

又是一陣掌聲，但比剛才主人說話時鼓動得更熱烈，原因是大家對呢呢聲感到非常的興趣。

主人與客人分別致辭和演說後，舞會還是繼續舉行，客廳依然洋溢着音樂與歡笑。不過隨着午夜的加深與客人酒後倦意的增加，熱鬧的氣氛已經不能維持主客之間的興奮。就在接近午夜的時分，客人便絡繹向主人辭別，離開海濱大廈去了。

夜色陰沉，馬路冷靜，海濱大廈的門外，所有的汽車已經稀疏零落。於是舞會歇後還不到一個鐘頭，空虛的大路又是無邊的空虛……

三

可是同在這一段時間里的李家，那一間左右牆邊都放着書櫥的大廳，中央圍坐着父母子女好多人。寒夜雖然緊緊包圍着整個古老的屋子，冷風也颯颯地吹進廳里，但廳上兩個大門還是洞開着，一盞六十燭光的電燈，被風吹得東搖西擺，廳上的光綫因此忽強忽弱，但各人心里發出的興奮却驅走了身上的疲倦，原來大家是為讀書的事正在熱烈地進行討論。

雖然大家對於升學的問題各有各的看法，卻都一致認為書必須讀，學問必須加以充實，才能盡了做人的責任，為社會服務。

好像大家提起書必須讀時，那位剛考到高中離校文憑的老三秀清，他本來是坐地窗口下的凳子，靜靜地聽着父母和哥哥姐姐在討論的，一兩個鐘頭來，他都不參加意見。但當他聽見哥哥堅提着書必須繼續讀下去時，便運用了他那流利的口才這麼說：

『書要讀得那麼高做什麼！會閱讀報章雜誌，可以寫信、記賬，能够運用思想做事就够了，因為得到高深的學歷後，不外也是要踏入社會做事；既然最終目的是做事，不如早幾年出來充實經驗也是一樣的，反正大學畢業後也是踏進社會去。再說：大學畢業後不見得就容易找到工作，今天南大畢業出來的只不過是四五屆而已，可是就有大量數目的人，投入失業隊伍等看找事做，可見讀大學與不讀大學似乎沒多大的關係。』

這時，坐着面對窗口的那位身材高瘦、體質結實、精神突突，做為父親的李堅立即不以老三的話為是，所以他馬上由座椅站起來，面對老三說：

『你的話，我們驟然聽起來好像頗有道理，嚴格地說，却似是而非，因為讀書的目的並不完全為着找事做。我們要活下去，固然必須找事做，可是除了生存外，我們還必須生活；生存與生活可不一樣，終日無所事事，就是活着，也是等於活屍。因此只有美化人生，為人生多留下一些有意義的記錄，才可算是生活。要美化人生，就必須充實生活，要充實生活，就須要多讀點書，利用讀書的心得來指導人生，時時為社會、為人類多做點有意義的事。所以讀書不只是純粹為解決生存，主要目的，是為生活養蓄是非的正義感！』

『爸爸的話說得十分對！』老大秀生急不及待，幾乎無庸李堅立的話說完便站起來用爽朗的語氣說：『我相信老三剛才的話是故意那麼說的，因為我明白他不至於那麼輕重不分。』

老三秀清却不承認，也不加以否認，只是微笑沉默着。

當李堅立轉身坐回原位後，李太太一睜大了眼睛興然地稱讚，又似乎是挖苦，她說：

『你說得對！怪不得祖父和你教了這麼多年的書，我們還是吃不飽，餓不死！』

李堅立反應得很快，他笑着說：

『因為我們沒有學習賺錢的技術，不過我們的生活也不能算壞；大家放眼望去，現社會有多少人的生活會好過我們！』

『那麼，為什麼公父教了一輩子書，兒女却沒辦法升學呢？』李太太積極地問。

『不一定教書的人，就一定要有錢給兒女升大學的。』李堅立答。

『所以，我可以說你只有餓鍊了一張會教書的嘴巴。』李太太近似揶揄了。

『但爸爸的嘴巴却不是市井一般終日言不及義的嘴巴。』大女兒秀梅插一句。

『所以我們吃不飽，餓不死。』李太太解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我們却過着快樂的日子呀！』老大秀生很肯定地說。

『不過今天，我可能會使你們不會快樂了！』李堅立面對秀生苦笑着。

『為什麼？』秀生問。

『你們升學的問題！』

『升學的問題？』

『是的，今年似沒辦法可給你們升大學，各人暫時還要找工作。』

大家聽了李堅立的話後，都不說什麼，一時廳中肅然，只有夜風吹拂着電燈發出忽斷忽續的冷笑。

李堅立的神思也陷入不可思議的苦悶之中。他固然明白讓兒女今年到大學去深造是最好的辦法，但，他是最了解家庭經濟的情況。因此他認為與其在困難的經濟情況之下，不加以顧慮地把兒女送進大學去，弄得捉襟見肘，不得不到處想辦法給予維持；不如暫停一個時期找工作做，經過一二年後，各人手頭有點積蓄時再去深造也不算慢，所以他才對他們這麼說，想不到不能獲得大家的反應。

過了一陣的沉默，老大秀清才開口：

『找工作去！』

『是的，進大學不必一定要跟年齡賽跑。』李堅立說，今年不進大學並不是意味着已與學業斷絕了關係，其實對各種功課是可以加以準備的。』

『但是工作不一定就可以找得到的！』秀梅苦衷地表示。

『工作雖然一時無可能找得到，可是不要計較職位的高低，經過相當時間奔走後，可以找得

到也說不定，這總比立刻就必須籌措一大筆來應付入學的需要來得寬容了。」做父親的說。

『這樣不是使他們大失所望了！』做母親的感嘆。

李堅立接着這麼表示：

『我不是反對秀梅今年升大學去，不過我必須計算在各項開支縮減之下的確有能力可支持，才敢答應，否則，做無把握的事，我怎不再三考慮？』

李太太却認為兒女的升學是不能拖延的。她以為打鐵需要趁火熱，否則時過境遷，經過一二年後，孩子們向學的熱心可能降低，屆時便銜接不下去了。至於經濟方面，她明白向親朋戚友挪借，是不可能靠得住，可是家庭的開支倒是操在自己的手里，她是可以儘量節省；同時孩子們除了學雜費必須繳交外，其他一切是可以節約的，甚至可以半工半讀。在她看來，日子一定可以打發過去，因此她的結論是這樣：

『我願意把現在家庭的生活程度降低下來，儘量把節儉所得的給兒女在今年入學去，必要時我也可以找點工作做，不要給他們的心冷下來。』

『既然妳有決心，就從開源節流做起，預算如能得到入學所需的三分之二，那就跟他們報名去。』

『這樣才對，因為路是由人踏出來的！』

李太太聽了丈夫的話後，便這麼堅決地說：

「媽說得好！其實沒有錢讀大學的大有其人，只要我們有決心、肯幹，問題是不難解決的，何況爸媽又要儘力支持我們。」

「好，就這麼決定吧！」大家堅決的反應，提高了李堅立的信心。夜色茫茫，他們討論了好幾個鐘頭，已經聽見雄鷄喔喔啼開始報曉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廿日重寫

發財前後

失業太久，煩悶極了！

踏出大學之門，匆匆已經兩年，除了第一年營同學在C中學代過一學期課之外，就一直捱在家裏；到了今年年頭，實在再也忍不下去，才想起隨便找一份不計高低的工作來消磨日子，總比閒在家裏強得多。但在這僧多粥少的社會，就是要找一份比較粗重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結果在年頭幾個月裏，還是沒辦法找到工作。難怪一提起職業，母親就對我這麼說：

「美芬，算了吧！留在家裏就留在家裏，生活比較清苦一點吧了。我只有你這個女兒，你弟弟又小，雖然我們沒有什麼較大的入息，兩間店屋收入的租金，儉儉也可以過日子。古人說：知足常樂，所以一時找不到工作也無所謂。」

最近，我忙於找職業，母親又是這種口氣，我就不得不這麼答道：

「但，我畢業了大學，老是捱在家中不做事，也不好意思。」

母親不以爲然，慈祥地說：

「有甚麼不好意思，不是你工作，是沒有工作可以做！」

「我把選擇職業的條件降低下來，是應該可以找得到的。」

「你想有甚麼工作可以給你做？」

「有一位同學介紹我去擔任家庭教師。」

「家庭教師，」母親關心地問，「到那一家去教呢？」

「哥美森律一家有錢人家。」

「你去過了沒有？」

「見過一次面。」

「主人怎樣？」

「才見過面，不很清楚。」

「也該先探聽一下。」

「呵！主人姓關，人又高又瘦，瞎了一隻眼睛。」

「太太又矮又胖，是嗎？」

「是的，口相當闊。孩子男男女女聽說很多，因爲學業成績差，所以要請一位專門補習的家

庭教師……。」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母親急急地問：

「是不是開錫礦的？」

「聽說是呀！」

「是他們，」母親以懷舊的心情感嘆，「難道真的是他們！」

「他們是甚麼人？」我詫異地問，「你認識他們；他們跟我家有甚麼關係？」

停了一會，母親才緩慢地說：

「關係麼，說起來倒是有點兒關係，可是最近他們發了財，也許已經忘記我們。」

「這怎麼說起，我爲甚麼一點也不知道。」

「那時候，你年紀還小不懂事。」

「這麼說，你就講給我聽吧！」

我靠近媽的身邊，向她這麼要求。

二

十五年前，你弟弟出世以後，我因產褥多病，身體虛弱；雖經中西醫生悉心調治，還是不能起床。你父親於是託人請了一位姓李的奶媽來照顧弟弟。

記得李奶媽第一天踏進我的房間，就給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因為看了她的相貌，心中就不爽快。你想：人矮，腳短手短，臉孔長長，眉毛粗黑，眼睛又小又圓，高聳的鼻樑却直貫額冠；加以唇啓牙露，膚色灰黑，活像一張老鼠臉，看起來，怎會給人好感呢！

不過奶媽貌雖不揚，工作却相當認真，於是不好的印象，就逐漸給她的勤快沖淡了。她到我家不久的一天，忽然對我這麼說：

「先生娘，府上工作不多，我工作歇後，可以到你房間來看顧小孩，也可以和你坐坐談談。我知道你終日躺在床上，張先生從早到晚又在外頭工作，你一定會寂寞。」

我看她人雖矮小，想事倒是週到，也就歡迎她到房中來了。所以每天在她工作之後，或飯後的黃昏，她就常常在我的身邊。

李奶媽的丈夫姓關，因為沒有正當的職業，家中雖養一男一女，四個人的生活也是不容易渡過，因此她便出來打工，希望賺點錢去維持家計。

奶媽的工錢每月四十塊。她說這數目儉儉可以維持過日，因那時租人家咖啡店樓上的一間房子，租金只是十塊錢，家裏又有米牌，可向政府買配給糧食：魚菜不貴，孩子也很少其他費用，所以她初來的幾個月，每盞月之十五及三十日，拿了工錢回家去，返工時總是有說有笑。可是半年以後就不相同了，她那又高又瘦的丈夫，常常到我家來找她。他來向李媽說甚麼，為甚麼事而

來，我却不知道。不過每次他來時，李媽總是要向我預支工錢。有一次，我無意中問起她丈夫近來爲什麼時常來找她，她毫不隱諱地說她丈夫時常跟一些豬朋狗友在一起，不知他們在做些甚麼；問他，他也不說。

「你應該勸勸他呀！」我對她這麼說。

「怎麼勸法？」她毫不在意地答：「吃到這把年紀，自己不會想，還有甚麼辦法！」

雖然她的丈夫常常來向她要錢，她也好像不在乎的樣子；在我身邊時，還是談笑自若，保持她那一貫樂觀的態度。

第二年八月中秋的前一個晚上，李媽在廚房洗碗碟。我家大門口忽然來了一位婦人，連聲不停地大叫李媽的名字，聽來口氣十分緊切。李媽於是馬上奔出門去，不一會却又走進我的房子來了，非常慌張地說：

「先生娘，不好了，我家男人在三星路口給人殺死，我要趕快去看他……」

她的話還沒有講完，人已不見了。

我雖然不明白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自己的心却也慌張起來；更奇的是在李媽出門後，我的心忽然跳個不停，好像他們所發生的事跟我有關係似的。一時焦迫不安，似乎預感到自己也有事要發生了。果然不到一個鐘頭，就有警察到我家來報告噩耗，對我說你父親駕車失事，人危

在旦夕。我一時愕然，好久不能開口，過一會，才曉得趕到中央醫院去。

一踏進醫院大門，就看見李媽從里面奔出來。

她一看見我，連聲帶啜地叫道：

「先生娘，不好了！張先生已……」

「怎樣啦？」我強裝着鎮定，「人在甚麼地方？」

她拉着我的手，匆匆地跑進病房去。

我觸目看到她的丈夫還活着，只是滿頭滿臉流着血。過後才看見你父親陳屍於地板上，頭歪一邊，氣已絕了。

我啜泣着問李媽：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李媽失神地沒出聲，只是凝視着我；直至我發狂似地扭着她的肩膀，不斷地捶着，她才哭着說：

「剛才我離家趕着去三星巷看我男人時，張先生剛駕車回來，他在門外一看到，知道我有急事，就馬上要載我去，不幸走到半路，車子跑得太快，撞到電燈柱子……」

我還沒有聽完她的話，自己就急得哭起來。

……

一年後，李媽和她的丈夫來看我。

那時做丈夫的，眼睛已瞎了一隻，但十分神氣，態度與過去完全不相同。

我還在病中，度量狹小，一看見他們的傲相，就發起脾氣，說了很多不好聽的話。以後，他們就不再到我家來了。

不久，我們也搬了家，後來有沒有再來找我們，我也不知道。不過聽一位和他們認識的朋友說：

李媽的丈夫，那一次因押走私的私貨出了事，被同路人追殺，殺不死，只傷了一隻眼睛，但從此一路順風，後來又和人造錫鑛的生意，而今已發達了起來。

「這樣，我還是不去教好。」

母親把舊事說過了後，我就這麼決定。

三

但一星期後，介紹我去的史同學却來催我去。

「我打算不要了。」我認真地對她說。

「爲什麼？」史同學奇異地問，「到底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我聳一聳肩，「只是不想教了吧！」

「奇怪，講得好好的，而且已經與主人見過面，不去怎麼好意思；還是去吧！」

「爲什麼你這麼熱心？」

「因爲關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特地打電話來關照我叫你快一點去。」

「這麼說，我就去看看，好，我就教下去，不好的話，我就不幹。」

「不好，當然就拉倒啦！」

我於是在當天晚上七點左右就上關家去，那天也許是週末，所以他們家中只有一位女佣人，佣人知道我是去担任家庭教師的，就引我到前廳來。

我坐下來，以爲不久一定有人回來的，可是三十分鐘後，還是靜悄悄，我覺得太空閒了，想從身邊伸手拿得到的几上那書堆中，找一本書來看。但凡中所有的書本，都是已經脫掉了封面的破損的連環圖書，其中有一本還有封面的「國際電影」却已被撕成了兩截。

眼睛找不到東西好看，自然就移向四週望一望，首先觸進眼簾的是廳中屏風掛着的那幅臉紅冠赤，金碧輝煌的關帝君全身像，接着看見的是，兩旁的對子寫着的大字：

春來也魚龍變化

時至矣桃李芳菲

對子下面的桌上，放了一個插着金花與糊着紅綢的大香爐，左旁放着一座玻璃洋燈，右旁放

了一個黃銅的座鐘，桌子的左邊門口橫着一架棕色閃亮的名貴鋼琴。鋼琴邊壁下放着一架廿餘寸的電視機，靠近大門的窗口下，又放了一架勝家的縫紉機。對照的左壁上，掛着一幀廿多寸的閨家相。周圍橫橫直直又掛着七八個鏡框相，相下排列着一排由單隻鑲成的椅子。大廳中央所放的却是一副暹羅柚木的西式傢俬。看起來，中西合璧，像打了領帶却又穿著木屐的人那樣風趣。

當桌上的座鐘響着八點的時候，門外忽然發出一陣尖銳的汽車煞住聲，接着是人馬雜沓的腳步，以及連續的歡呼與叫噪。轉眼間，女佣人就從內廳跑出來，望着我說：

「頭家和頭家娘來了。」

她的話才說完，男女大小六七位的孩子就一窩蜂似地擁入廳中來，最後是一高一矮的男女主人，一位提着紅毛丹，一位拿着榴槤，相繼踏進廳里。

那母親才把紅毛丹放落地下，孩子們就爭先恐後地蹲下去搶着吃。

父親連聲大叫着：

「小流彌，東西還沒放好就搶着吃，到底成什麼體統？」

做母親的却若無其事地笑着說：

「有什麼要緊呢！東西反正是要買來吃的。」

那父親似乎沒有注意母親的話，看見我從坐位站起來，便向着我微笑地說：

「張先生，你幾時來的？」

我還沒有答出口，他的太太一面拍拍手掌中的塵土，一面接着說：「先生給你久等了。」然後望着傭人，「有倒茶出來沒有？」

「茶已倒了，先生七點就來了。」

「對不住張先生，」做父親的接着呼喚他的孩子們說，「來，大家來叫張先生。」

我順着叫聲向孩子們看去：有的雖然若有其事地站起來，有的却已動手在剝榴槤，母親指着那剝榴槤的孩子說：

「小的不成樣，大的也這樣，快來，阿福，阿珍，你們來呀，來叫先生。」

大約是十四、五歲的阿福與阿珍就放下手中的榴槤，走到我的面前，笑笑地叫道：

「張先生，張先生。」

「你們都好。」我也笑笑地說，然後對着他們的家長問道：「關先生，這兩位是你們的大孩子？」

「不，是第三和第四的，」關先生答，「第一和第二的在店里還沒有回來。」

「羅拔，露茜兩位，也要請張先生教他們。」關太太插嘴這麼說。

「他們什麼時候會來，我要和他們談談，以便了解他們的程度。」我這樣問關太太。

「等一下不知道會不會來。」關先生馬上替太太這麼答。

關太太於是就對丈夫催着說：

「你就打個電話，叫他們馬上回來吧！」

「也好，我立刻就去打。」

關先生立刻走進內廳去了。

我就指着那幾個還蹲着在吃紅毛丹和榴槤的，問關太太說：

「還有其他的要補習嗎？」

「除了那兩位最小的，」她指着說，「其餘的都要補習。」

「這樣，請你把所要補習的都叫來，我來和他們談談，以便看看他們的程度。」

「阿虎，阿肥，快去洗手，張先生要教你們讀書了。」

關太太於是走近他們的身邊，推着兩位向廳後進去，但其中一位這麼高聲叫着：

「阿媽，我要放屎！」

「去，去，快去！」關太太推着一位較小的進去，然後對那位較大的說：「阿肥，你快去洗

手，乖乖，先生要教你讀書了。」

關太太走進內廳去，關先生立刻出來，對我說：

「羅拔與露茜快回來了，對不住。」

「不用客氣，讓我來跟他們談談，看看需要補習些什麼。」

「好的，張先生，你慢慢跟他們談，我和內人現在有事要出門去。」

關家夫婦出門去後，我就開始進行和孩子們談話的工作，經過一個多鐘頭的詢問和了解，才約略明白他們各人的程度，與應該補習的時間：

阿福是關家的第三男孩，今年十五歲，現讀於H C獨立中學下午班初中二年級。

阿珍是阿福的妹妹，今年十四歲，讀P W獨立女中初中一年級。

阿肥十二歲，正在讀初小四年級。

阿虎十一歲，也正讀初小一年級。

我了解這四位孩子的學業情況後，準備再了解一下兩個大的程度如何，才作課程的安排以及時間的分配。但將近十點了，那兩位大的還沒有來。於是我向佣人說聲要走之後就出門去。剛好發動了機器腳踏車正要開行，路中忽來了一輛開足燈光的汽車，光芒刺得我眼睛昏花，而停止了前進。

一下子，車上走出了一男一女的青年。男的走到我的面前，就伸出手來，好像要和我握手，我還沒有反應，女的就開口：

「先生，你是我們的家庭教師張先生嗎？對不住，我們來遲了一步。」然後指着她身邊的人介紹說：「他是我哥哥羅拔，我是他的妹妹露茜。」

「啊，你們兄妹來了。」我一面還禮一面說：「我正想要回去了。」

「先生，慢點，還早呢！」羅拔很快地說：「進去我家坐坐吧？」

「先生進來坐一坐。」露茜也拉着我的手這麼說。

我於是停了火，跟着他們踏進廳裏。那幾位小的看見我們進去，就分別拉住他們的哥哥說：

「羅拔，今晚聯邦半夜場的票買了嗎？」

「露茜，我要看看小林旭，我要看小林旭。」

「一定看，一定看，票都買了。你們先不要吵，我們要跟先生講話。」

羅拔個子高大，兩眼炯炯有神，滿面油光煥發，剪的是小林旭的髮型，大約有廿三、四歲。露茜也不少過廿二歲，臉色蒼白，眉清目秀，馬尾的髮型，與牛仔裝的穿著，看起來十足是個飛女。

男的是讀聖芳濟獨立班的第五班，女的是讀美以美女校的第四班。

我明白了他們的學程後，踏出門外要回家時，羅拔又是要和我握手，我雖認為無此必要，但當他的手伸出來時，我只得接受了。沒想到他握得那麼大力，而且這麼說：

「MISS, GOOD NIGHT !」

■

於是，我依約定的時間，就在第三天的晚上上課去。

但是，從七點等到九點，家里除了佣人之外，就沒有其他的人。在八點鐘過後的時候，我問佣人爲什麼他們還不同家。她說可以替我打個電話去店里問問看。

她打好了電話，出來對我說：他們就要來了。

我以爲車子跑得快，一二十分鐘就可以將他們送回家的，可是四十分鐘之後，門外還是靜悄悄。在我等得不耐煩時，電話鈴響了，佣人接過後，就露出笑容對我這麼說：

「張先生，頭家來電話說：孩子們已給頭家娘帶到新世界看商展去，請你明晚才教。」
明晚，我又依時上班，可是跟前晚一樣，家中還是一個人的影子也沒有。於是九點的鐘聲一

響，我就決定回家去。

正踏出廳門，街頭一輛汽車匆匆趕來，由車上走下來的是又矮又肥的關太太。

她看見我要回去，馬上拉住我的手，口不停地向我道歉：

「對不住，張先生，真對不住，昨晚給你等，今晚又給你等，太不應該了，請你原諒。」
面拉着我的手向前，「進廳里來坐一會吧！」

我本能地跟着回到廳里來，正要坐下椅子，電話鈴響了，關太太趕快走入廳去，一會兒就出來對我說：

「張先生，我男人從店里來電話給你，請你去聽一聽。」

「哈囉，你是張先生嗎？我是姓關的，真對不住呀！孩子們已經買了票，吵着要去聯邦的偵探片，所以今晚又不能上課了。請你原諒就是，明晚，我一定要他們準時回家去……。」

但是，第三晚八點鐘過後，回來家里的只有那十一歲的阿虎與十二歲的阿肥。

他們一到家，阿肥就懶洋洋地在沙發上睡起來。

阿虎看到阿肥睡了，就拖緊阿肥的脚喊着說：

「不要睡啦，起來呀！」

「我要睡。」阿肥不理睬，還是睡他的覺。

我於是問阿肥：

「爲什麼這麼早就睡？」

話還沒說完，他已經發出鼾聲睡去了。

我於是轉頭問阿虎：

「你哥哥是不是每晚都這麼早睡？」

「有戲看，他就不睡，沒戲看，他就要睡。」
「你呢？」

「我不睡，我要看戲，看完戲，還要吃粿條。」
停一會，我又問他：

「阿福和阿珍，今晚又去看戲是嗎？」

「不！他們在打麻將！」

「打麻將？」我不相信地，「跟誰打？」

「和隔壁的人打。」

「在什麼地方打？」

「店里。」

「你爸爸和媽媽知道嗎？」

「下午，我媽還跟他們一起打。」

「羅拔和露茜呢？」

「他們去跳舞。」他答得很快。

「你爸爸和媽媽知道嗎？」

「我媽媽給他們去。」

「你們兩人今晚爲什麼不去看戲？」

「我媽給我們吃糗條，要我們回來。」

「回來做什麼？」

「回來睡。」

「現在，你要讀書還是要睡呢？」

「阿肥睡了，我也要睡。」

他的話才說完，很快就跑進內廳去。

內廳的佣人走出來，世故地這麼笑着說：

「張先生，有錢人家，多不想讀書的。」

「關先生何必要我來替他們補習呢！」

「是因爲學校的成績考得不好，又聽了一位親戚的勸告，一時才想起要請先生來補習。」

「既然想要補習，爲什麼又不回家來？」

「做父親的雖然有意要孩子補習，過慣夜生活的孩子，怎麼肯回家讀書呢！」

「這樣，我可以不必來了。」

「張先生，你願慮得這麼多做什麼，你每晚準時來就是，他們不來讀是他們的事。」

「這樣有什麼意思？」

「管得那麼多，月尾拿得到薪水就好了。」

「不，不能這麼做的，後天，我一定要和他們交代個清楚。」

「也好。」

佣人同意地說：

可是後天，我還沒有上關家去，介紹我的史同學來找我，她一坐下就這麼說：

「真對不住，關先生要我來跟你講。」

「講甚麼？」

「他講他的孩子們老是不想讀書。」

「我正想今晚去問問他們到底要不要讀，如今他既然這麼說，那省得我麻煩了。」

「不過，孩子雖不肯補習，但關先生說，等他好好勸孩子們之後，如果他們肯讀，明年還是

要請你。」

「謝謝，我可不想去了。」

「爲甚麼？」

「發了財的人，那想要讀書？」

史同學不再問下去，我也就轉了話題，談到別方面去。

五

一星期後，我從報上的廣告中，找到了理想的職業。雖然薪金不高，可是肯盡忠職守，我想也是可以維持家計的。

是辦妥了工作手續的那一天黃昏。

我懷着喜躍的心情，高高興興地剛踏進家門，便發覺家中也增加了熱鬧的氣氛。

原來家里除了母親之外，關先生夫婦也在廳中。

他們看見了我，男的笑笑，女的也笑笑；笑中帶有一種意思。

我立刻向他們打招呼。

母親却叫我馬上去廚房煮咖啡。

我把咖啡調好之後，正要把它拿出來，在內廳便聽見關太太的聲音：

「張太太，十多年沒見面了，對於你們的情況，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如不是這次史姑娘告訴我們，我們真不知道張先生是你太太的小姐！」

母親沒有說話。

關太太接着說：

「你這幾年來生活好麼？」

「還過得去。」是母親的聲音。

一陣子沉默。

壁鐘的的答答聲音，却分外響亮。

這也許是各人過去與現在的身份不同，便造成了雙方不能一時間暢所欲言的局面。

我於是把咖啡端了出來。

母親立刻說道：

「關先生，關太太，請用茶。」

關太太拿起茶杯，作象徵式的一啜，舌頭幾乎沒有觸到咖啡，就笑着對丈夫說：

「老關，十多年了，你記得麼？那時張小姐和現在幾乎完全不同。」

「是呀，所以張小姐和我見過兩次面，我都認不出呀！」關先生笑笑地看着我，「何況已經

十多年不見面了。」

母親直望着窗口，好像無心聽他們的話。

我知道母親自從那次父親車禍身亡之後，對他們就一直存着一種難以理喻的成見。於是爲了

打破沉默，我着意地說：

「媽，關先生和關太太，原來以前是和我們有來往的。」

「是的，那時你還小。」母親說後望着關先生，「那時你也常到我家來的。」

「是的，張太太，」關先生說，「沒想到今天大家又碰面了。」

「如果不是張小姐到我家當補習先生，然後，由史姑娘告訴了我們，我們就不知道你們住在那里。」

「是啊，提起補習，張小姐，」關先生望着我說，「真對不住，幾位小的真沒心想讀書，請你原諒就是。」

「不過，羅拔，他却很想請小姐教他。」關太太接着說，我靜靜沒開口。

母親又是沉默下來，只是聽他們講話。

關先生不自主地笑了笑，獨眼兒閃一閃，然後吞吞吐吐地說：

「張太太，我想跟你談一件事。」

「什麼事？」母親揚起眉，望着他。

「我們已經知道你們住在這里，今後就讓我的羅拔常常到你這里來，一者讓他來跟張小姐補

習，二者，讓他們來往做朋友。」

母親緊攏了眉，顯然不歡迎似的，於是半拒絕地說：

「羅拔那里要讀書，就是來這里補習也沒用呀！」

「張太太，羅拔雖不讀書，跟張小姐熟了，他就慢慢肯讀。」關太太認真地說，

我搶着答：

「我看羅拔真的不想讀書，不用來了。我也沒有時間教他，因為我現在已經有了工作，白天辦公，晚上要休息。」

母親聽我這麼說，也不再開口。關先生却說下去：

「不過張小姐如果肯教導羅拔，他一定會跟你補習的。」

我還是不開口，母親也靜默地坐着。

關先生與關太太終於站了起來，勉強地對母親擠出了一個空洞的笑容。

然後，關先生這麼說：

「張太太，我們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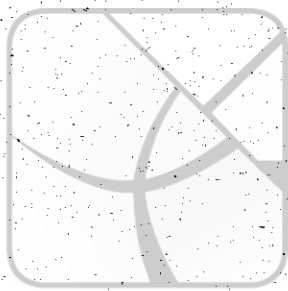
接着，關太太也這樣說：

「張小姐，有空，請常陪你媽到我家去坐。」

「謝謝！」

母親和我送他們出門之後，我立刻打一個電話問史同學：爲甚麼他們會到我家來。
史同學正經地說：

「關先生夫婦已經看中了你，準備娶你做媳婦呀！」



殘局

你是常住在K城的話，很可能知道K城有家金沙同鄉會。日間的金沙同鄉會並不怎樣熱鬧，因會友多數是商人，大家都忙着商務；除了星期日以外，幾乎都不會到會所來的。但是晚上就不同，因為大家忙了一天，在吃過晚飯後，有些人想找個地方休息，自然而然就會跑到會所來。

金沙同鄉會的會所寬敞，佈置雅觀，會友們當然樂意來消遣；有的看報，有的聊天，有的玩音樂，有的打麻將，各樂其樂，……

許七叔，雖然不是金沙同鄉會的會友，却與金沙同鄉會的幾位讀書人很有來往，所以他的大部份時間是消磨在金沙同鄉會里。

大前年中秋那個晚上，月色很美，會友們一時興之所至，有部份人就跑上會所的天台品茗賞月；在閒談中，當大家談論到「人生與金錢」的問題時，七叔提出他的見解：

「人的智慧是萬物的主宰者，所以被稱爲『萬物之靈』。金錢在萬物之中是最現實的。所以

人生一朝缺乏了金錢，就是怎樣『靈』也不靈了；特別是在這銅臭社會，金錢更能發揮無比的威力！」

大家靜靜地聽。七叔呷了一口茶後，接着說下去：

「於是在一切都應以金錢解決的觀念下，大家便拚命想辦法找錢；難怪在大都會有笑貧不笑娼的現象，原因是錢一到手，萬事都如意了。」

有位與七叔是同樣看法的林先生附和地說：

「是的，錢可以使人得到榮譽外，錢還可能從病魔的手里買回生命。這樣看起來，金錢怎麼會不重要！」

「所以銅臭社會有銅臭社會的本質，最明顯的，銅臭社會爲了滿足人心的需要，各種賭博事業，都是一直隆盛不衰。比如在郵局出售的福利彩票，所以未到開彩的日期便被搶購一空，何嘗不是大家都希望發財呢！」那位金沙同鄉會的財政許上人也發揮他的見解這麼說。

「是囉，財一上身，馬上變成巨富，馬上可以成爲社會名流！然而不斤斤計較金錢的又當別論了。不過，……」

七叔還要繼續發表他未完的意見，金沙同鄉會的主席李一明也踏上天台來，大家便轉變了話題，談到別方面去。

許七叔雖然認爲金錢在現社會是重要的，但是他並不願意隨便向人低頭。他說，他寧可喝白開水過日，却不肯嘻嘻哈哈地討人同情。

可是在這商業社會里，氣質愈重，生活發生問題時，問題愈不易解決；何況他的境況已瀕於『貧無立錫之地』了。

再說，他雖然寫得一手好詩文，然而詩文一斤到底值多少錢？說得徹底一點：要是金沙同鄉那幾位讀書人不支持他的話，他的生活就幾乎馬上可以發生問題。

所以他處在這種生活大半靠人接濟的情形下，認爲金錢在人生中很重要，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他把金錢的重要性估計得那麼高，與其說是本身長年累月受到金錢的壓迫，不如說是他對現社會不滿而發出一種控訴。

因爲他之所以視金錢重要而愛金錢，却不曾愛得連氣節也出賣，所以他對人彬彬有禮，對事認真嚴謹。只有一件事是例外的，就是對於女人感到特別興趣。

如果不是窮困的話，他可能早就有妻室；所以還是光棍一條，原因就是金錢不肯爲他作主。七叔的處境雖然如此，他對金沙同鄉會會所左邊路旁那位主持福利彩票亭生意的女郎却十分好感。每天他來往金沙同鄉會，經過街邊的彩票亭時，要是那位彩票女郎在亭里，他一定會跟她打個招呼。同鄉會里的人，因爲知道他與那女郎有來往，有時就故意請他去代買幾張彩票，他也

樂意替人跑脚，雖然那位女郎有時沒有注意到他，有時甚至連望他一下也幾乎沒有工夫。其實他也滿不在乎，還是興緻勃勃，認為年輕了好多。晚上經過時，那位女郎如果還沒有放下，他自然而然地也會靠近彩票亭去，慫慫地問她一句：

「彩香嫂，這樣晚了，還不放工？」

「呵，七叔，要回去了！」

雖然這被叫彩香的也是短短地回答一句，但是那個晚上七叔的睡眠甜蜜得多。如果有一天，他從彩票亭里看不到彩香來上工，心便若有所失。那最早的幾個月，他甚至把看彩香當做生命活動上最有意義的一環呢！

二

兩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許七叔這樣認識了彩香。那一天，金沙同鄉會的財政許上人，因中了福利部彩票的安慰獎五百元，當天領得獎金後，即晚就在紫羅蘭酒家開了五桌酒席歡識親戚朋友。許上人所中的彩票，就是七叔轉手賣給他的，所以七叔也被邀入座。

那個晚上，主人十分高興，客人的酒也就喝得多了；所以一路回到同鄉會來，大家已經醉醺醺。當一行人經過靠近會所路旁的彩票亭時，七叔忽然拉住許上人的手，在彩票亭的小窗口前站

住，笑嘻嘻地指着窗口里面坐着的彩票女郎，話不成句：

「老……老親……你……知道麼？你所中的彩票，就是……在……在這里買的。今……今晚你再向她……買十多張同鄉會做公……司吧！今日，你所中的，只不過是安慰獎，以後要中個頭獎。」

「是麼？也好！你就跟她拿二十張來吧！」許上人一口答應後，一面伸手向袋子里掏出二張紅虎的鈔票塞到七叔的手里，一面低下頭向彩票亭里的女郎望一望，然後說，「聽你七叔好話，中個二獎也好，大家有得分，就是託你的福了。」

七叔接過鈔票，立刻向彩票亭的小窗口塞進去。這時他三分酒意，七分慇懃，笑嘻嘻地向亭里的女郎說：

「你……你……貴姓，告訴……我……們好麼？我們……要向你買彩票。」

彩票女郎爲了集中視線看清楚亭外的人，便把頭打歪一邊，然後向七叔淺笑着說：

「歡迎你們買，但不必稱我做小姐；你們太客氣了，我叫彩香。」

「彩香小姐，你數二十張：出來吧！」七叔的手放在小窗口的板架上等着拿，一面笑欣欣地望着許上人：「號碼：要選個好的呀！」

「好的，好的，」彩香一面數彩票，一面奉承地：「多買就有多中的機會，頭家！」

「是麼？彩香小姐！你……說會……中麼？」七叔將彩票接過手，便把頭低下去，笑嘻嘻地

向對方這麼打趣：

「一定中的。」對方向他投着溫情的眼光，也送給他一個嫵媚的微笑。

「聽……你好話，中了，我們一定請：你喝酒！」七叔發着濃厚的酒意，許下美麗的諾言，就將彩票塞進許上人的衣袋里去。一時歐斯底里地哈哈笑了一陣。

笑聲還在散發中，彩票女郎大聲嚷進一句：

「你們中了，恐怕就忘記我了！」

「不會的！」許上人抽回脚步返過頭來揶揄說，「如果真的中了，我們的七叔不但不會忘記你小姐，而且會請你上丹戎武雅海邊的酒店食風去！」

「是的！是的！你小姐放心！哈哈！」旁邊的人也這麼幫口笑着說。

「聽……聽見麼？彩票小姐！」七叔也退回幾步，醉醺醺地打了一個呃，若有其事地，「只要……要真的會中，利益……定有你份的……」

「是麼？」彩票女郎如得到什麼，一抹笑意停在嘴邊，經過了好久才消失。

許上人一行人，回到金沙同鄉會去，在客廳喝過幾杯鐵觀音的功夫茶後，就分別離開會所去了。

七叔因「無家可歸」，所以喝過茶後，就坐到客廳上輪椅去；然後把手掌交叉起來放在腦後

當做枕頭似地睡下。在略帶青色的原子燈的光芒照射下，他還是滿面酒氣，紅光煥發；看樣子，他是喝得相當醉了。可是他並沒有被醉神迷住而立刻就發出鼾聲；他的兩顆眼睛亮光光地注視着天花板下那把不停在轉動的電風扇，似有無限心事跟電風扇在打轉着。一直到將近午夜時，他才到財副房與書記一起睡去，老是對書記稱讚彩票亭里的女郎怎樣溫存大方，怎麼美麗惹人喜愛，怎麼……

於是第二天中午，七叔利用一段是彩票亭里的生意最冷淡的時間去造訪彩票女郎。剛好這時女郎閒散地在打絨線衣。她看見七叔在亭前站住，而且低下頭來，滿面露出笑容，很有意思地看着她。便開口問他：

「先生，還要買彩票麼？」

對方只是笑笑，却不說什麼。

彩票女郎看見他沒有說什麼話，於是又問一次：

「先生，你還要買彩票是麼？」

「彩香小姐，我是經過這裏，沒有什麼事，只是……想看看你。」

「先生，你這麼有心，我實在接受不起！」彩香還是低下頭打着她的絨線衣，「謝謝你，但請你不要叫我做小姐。我人老啦！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這樣，我叫你做彩香嫂好了。」七叔雙手放在小窗口的木緣上，膽怯地，「彩香嫂，你……你討厭我在這裏打擾你麼？」

「不會，我是賣彩票的，你熱心來幫忙，我是十分歡迎！」彩香握住絨線球，想要知道什麼地問他，「你先生現在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話，嘻嘻……倒是沒有什麼話，」七叔無限興奮，「我只是覺得來看你是會十分快樂。」

「是麼？你先生太客氣了！」彩香笑意盈然，「請問貴姓大名？」

「我姓許，朋友們都叫我做七叔。」

「許七叔，你來看我，必定有事要指教我。」

「不！不！實不相瞞……。」

「那是什麼事？」

「我看你的人很好！」

「好話！好話！你太稱讚了！」

「實在的，你情性溫存，態度大方……。」七叔口氣慢條斯理，「還有，人也長得端正。」

「許先生，你過份稱讚了，其實我並沒有如你所稱讚的那麼好。」

「實在的，你長得十分端正。我的朋友們都這麼說。」

彩香臉上泛起一陣紅。不好意思地把頭低下去；馬上又動手打織絨線衣，可是似乎毫無頭緒地不知從何織起。

「彩香嫂，你別誤會，我非是不三不四的人。我可以對你發誓，我對你並沒有野心的企圖，只是希望與你做個朋友而已。如果你不討厭，我和你打打招呼，或者談談世事，也就心滿意足。其實，我毫無歹意，請你放心！」七叔惟恐彩香對他發生誤會，於是幾乎將心裏所要說的話，在口氣之中都說了出來。

「許先生，你要跟我打招呼，我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彩香正經地說：「我是婦家人，而且這裏又有工作做，恐怕會有不便的地方。」

「是的，是的，你說得有道理，不過我也不是天天會來打擾你；只要你有空閒，我才敢來。」

「這，這……」

「不會怎樣的，我走了，彩香嫂……」

從此，第三天，第四天……許七叔每天來往金沙同鄉會，他自然而然地會靠近彩票亭去，然後慫恿地問她一句：

「彩香嫂，工作忙麼？」或是說，「這麼晚了，還不放工？」

「呵！七叔，要回去囉！」

雖然彩香嫂只是這麼短短地回答一句，七叔感到非常快樂。就這麼樣地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招呼與問候，他們便由不認識而認識，由認識而來往，而深交，而做成密切的朋友。

三

七叔與彩香做了朋友之後，他們相處的時間也多起來；常常在晚上九點鐘前後彩票亭的工作結束時，七叔便帶她到新世界遊藝場看廣府戲去；有時彩香在放工後也請七叔去看大眾戲院第二場電影。甚至七叔也時常上彩香的家去；如果是他們的談話得投機，往往七叔也會留在她家裏，跟她的兒子立新睡在一起過夜。

彩香是結過婚的職業婦女，據她告訴七叔；她十六歲時，還在父親主持下的學校讀書，由於級任老師李君對她的學業十分關心，她對李老師也非常尊敬；却沒想到李老師對她也有愛情的追求，於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那幾天，正是日本飛機轟炸板城的期間，她和李君在逃難的路上便草率結了婚。等到日本軍政府佈告安民時，她才知父親在日機的大轟炸中犧牲了。從此她和李君便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二年後，她們已是兩個孩子的父母親。但不幸，在日軍投降的前幾個月，李君忽然被日軍憲兵部抓去，從此一去不回。

雖然關於丈夫的消息一點也沒有，她心上那希望的火把還是不會熄滅。因此在這長年累月的日子裏，她咬緊牙齦，挑起生活的擔子，到處流浪。如今兒子長大，她的年齡也不少；大的已經

有了工作，只是，所得的待遇才能維持兩三個人的生活。於是幾年來，她爲了供給第二個兒子上夜學讀書，又得出來找工作。

彩香由於一向是在勞動中過日子，如今雖然已三十六七，還是相當康健；眉目嘴鼻，也得端正；那對黑溜溜的眼睛，更襯出整個臉孔的活潑與美麗；怪不得七叔對她一見傾心。

七叔看來爲人良善，具有讀書人的氣質，又有樂於助人的美德，比方有一次彩香病倒，幾乎天天去探望，替她把家裏應做的工作做完；甚至那兩個月孩子的學費，也由他設法繳交。雖然他也十分窮困，却沒想到那麼肯幫助人。基於這些原因，彩香也樂意和七叔做朋友。

不過彩香却否認她已經和七叔在戀愛，她說和一個男人來往，甚至做了密切的朋友，並不一定就是在戀愛。再說，七叔對她雖然十分熱情，她却把他當做長輩看待。她說稍有問題的是有時明知七叔對她的熱情與殷懃超過常度，她却提不起勇氣拒絕他的親近。七叔呢？當他在金沙同鄉會感到得意時，人家說他已經和彩香在戀愛，他笑嘻嘻地不加以否認。

其實不論彩香如何說法，七叔暗地裏已承認他和彩香在愛河裏游泳了。

四

去年聖誕節那個月，有一天晚上，是福利彩票快開彩的前兩天，七叔在同鄉會喝過兩大杯啤酒，樂陶陶地跑到彩票亭。要邀請彩香上新世界遊藝場看電影去。彩香正要放工，剛好有位中年

人跑來買十張彩票。彩香從一本彩票冊撕下給他。她看冊上所存的彩票已經無幾，就開口對那年人說：

「先生，這裏所存的不多了，把它完全買去吧！多買有多中的機會。」對方却冷然地這麼答：

「買十張已經是很多，要中一張也會中，不中一百張也不中！」話一說完，一陣風似地就跑開。

站在旁邊等着她收檔的七叔却嘻皮笑臉地：

「彩香，到底還存下幾張？」

「大概五張。」彩香對他一看，若有所思。

「就拿給我吧！」七叔話還沒有說完，手便向小窗口伸進去。

「你想中彩票？」

「有這麼想！」

「中了怎麼辦？」彩香對他嫣然一笑。

「那時，我們買紅毛樓、汽車，住在一起。」七叔有如真的中了彩票，神氣十足。

「哈哈！那有這麼福氣！彩票會給你中！」

「說不定的，人家是人，我們也是人」。

「那就給你應想吧！」她低下頭，把彩票數一數，然後把它遞出窗口外，用開玩笑的口氣說「這裏五張，其中一張可以中頭獎。」

「聽你好話，」七叔伸手把它接過來，不好意思地笑着說，「不過，我袋裏現在沒有錢。」

「不要緊，你就拿去，暫時掛賬好了，讓我先把它的號碼記起來吧。」

彩香把號碼記好了後，立刻收了檔，便跟七叔向新世界的街場走去。

在路上，兩人有談有笑，十分快樂；快樂得幾乎看不見路中來往的人，所以放浪形骸，無所不談。當他們來到遊藝場門外，看見另一個彩票亭，又談起彩票的問題來。彩香十分認真地說：

「七叔，彩香如果真的會中，就是中個十五萬，或者七萬五，都是好的，不過你肯不肯借點給我兒子做生意？」

「彩香，你真傻了！」七叔睜着圓大的眼睛，十分正經地望着她，「其實我中了就是和你中的一樣，還說什麼借啦。」

「七叔，話雖是這麼說，」彩香口氣緩慢，「但錢還是屬於你的，我就應該向你借呀！」

「你還是這麼計較，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爲人，」七叔認真地，「老實說我是沒有錢，如果真的有的話，還計較什麼你的，我的。」

「是。你七叔向來是喜歡幫助人，不過當你拿出大錢時，恐怕會有所顧慮了。」

「彩香，你把我估計得很低，我可不是那種見錢死的人。」七叔嘆一口氣，「今天我對你所不能幫助，原因是我沒有錢，要是我一旦有錢，我是不會吝嗇的，那時要幫助你們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我不能無功受惠呀！」

「彩香，我向你說句真話，只怕我不會中，會中的話，多多都是你的！」

「多多都是我的。」彩香不好意思似地把頭低下去。

這一晚，他們在露天電影場上，依偎得很緊，從開場到散場甜甜蜜蜜地談個不休；電影的內容怎樣，幾乎都沒有一點概念。回到家裏來已是午夜一時了，但，情話依然綿綿。

當夜，七叔又是在彩票的家裏留宿。

五

十二月份福利彩票開彩的那一天。

彩香在開彩的場所，看到她經手賣給七叔的彩票居然中了第三獎，又驚又喜，沒耐心等到散場，便坐上三輪車趕到金沙同鄉會來找他。

七叔跟朋友們正在作方城之戰，忽然看見彩香匆匆到來，立刻把麻雀牌壓下，走出去就她。

彩香恐怕消息走漏，便在他的耳邊小聲地叫他到街邊的咖啡店去。七叔返回桌邊與朋友交代了後，立刻離開會所和她出來。

四隻腳才跨出會所門限，彩香已忍不住地把七叔的手拉住，急切地說：

「你的彩票真的中啦！」

「中了！」七叔驚愕失措。

「還有假麼！」彩香認真地，「實在是中了！」

「中第幾獎？」

「第三獎！」

「第三獎！」七叔頭一歪，若有所思；一會兒，忽然這麼說：「彩票還放在同鄉會衣架上的大衣裏，你就在咖啡店等我，讓我拿出來再說。」話還沒有說完，就慌忙地跑回去。

彩香已無心到咖啡店去，就在路邊彩票亭附近站着等。但，十分鐘過去，七叔還沒出來。她等得不耐煩，就跑回同鄉會去找他。

「七叔，七叔。」脚一踏進門，情不自禁地叫起來。

「七叔，不是跟你出去了麼？」會所里的人看見她那麼慌張，便這麼說。

「他已回來了。」彩香又是那麼着急。

「他一來，立刻又是出去了。」那人再說。

「並沒有呀，他回來後就一直沒有出去！」

「有的，他明明從大門匆匆出去。」其中另一位說，「他還交代我們不必等他。他說妳有要事，他必須去。」

「實在沒有出去。」彩香還是像失去寶貴的東西一樣焦躁。

「你到底有什麼事要找他？」那人又問。

「沒有，沒有。……」彩香欲言又止。

「沒有，就在這裏再等他一下，他一定會回來的。」

「謝謝你。」彩香心不在焉地答謝後，便這麼想着：他的彩票也許放在別處，這時出去拿也說不定，我就在這裏等他一會吧！

但天色逐漸黯淡，終於變成漆黑；七叔還是沒有回來。

彩香還是想等他，時間上的負擔却使她增加了失望。她逐漸感到空虛；認為七叔的不告而走是有原因。她把原因當做是他怕人知道，所以跑去她家裏等她，於是匆忙地跑回家去。可是七叔並不在她的家；連兒子也說他並沒來過。這時她才認為事情是有點蹊蹺，但不對兒子說個明白，又匆匆地趕向金沙同鄉會去。不幸，當她跨過馬路時，忽然被迎面衝來的汽車撞倒；救傷車還沒

到，人已失去知覺了。

六

第二天，彩香發生嚴重車禍的新聞，就在K城的報紙發表。

七叔看見新聞，並想不到醫院去看她。原來是那一張中了三獎的彩票藏在他的身上，已經使他忐忑不安，根本就沒有再去想彩香生死問題。

他慌張地跑過幾個地方，總是想把自己躲藏起來，但老是藏不住。最後才跑到金沙同鄉會主席李一明的家裏，把中彩的消息告訴李一明，要求李一明讓他在這裏住下來，替他保守秘密，然後再陪他到吉隆坡福利總部領取獎金。李一明答應他的要求。他就暫時住了下來。

李一明問他關於彩香發生嚴重車禍的事知道麼？

「早上的報紙有登載。」七叔淡然地。

「你打算怎樣？」李一明停了一下，「要去看她麼？」

「她不是已經在醫院了？」七叔還是推諉地，「有醫生照顧是最妥當的。」

「固然已經在醫院，但傷勢頗重，你應該去看看她才對！」

「看她！」七叔心有芥蒂似地說。

「是的，她是你好朋友。」李一明笑一笑，「何況你現在已經有了錢。」

「可是我不能露面。再說，我……和她……只不過是泛泛之交！」

「你們是泛泛之交？」李一明笑着，「外間都說你們已經同居囉！」

「沒有，沒有。」七叔連聲否認，「絕對沒有這回事。」

「淺交與深交都好，她現在有難在身，既然做了朋友，在道義上，就應該去看她呀！」

「讓她去吧！反正這個時候我也不願露面。」

「其實你去醫院探望她一下也無所謂，因為你中彩票，根本沒有人知道。」

「但是，她是知道我中的。」

停了一會，李一明這樣解釋：

「她知道，並不會損害你，因為你們過從甚密。再說，現在她傷勢嚴重，也不會提到彩票的

事。」

「不！我還是不想見她！」

七叔既然斬釘截鐵這麼表示，李一明也不再說得盡其所以了。

七

半個月後，彩香的傷勢逐漸好轉，只是頭部的創傷還未十分痊癒，必須留在醫院。她兒子立新爲了要帶飯食給她，每天必須到醫院去。

立新看到母親孤零零地躺在病榻上，從來沒有人來看過她；不像其他病人，一到醫院開放時間，就有親戚朋友到來探慰。於是不勝感傷地說：

「媽，以前你小病時候，七叔天天去看你，如今你傷得這麼重，他却沒有來過一次，真是奇怪！我好幾次到金沙同鄉會找他都找不到，人家都說他已經中了彩票……到底是真的嗎？」

「事倒是真的！」母親有氣無力地說。

「真的，」兒子十分感慨，「那真奇怪了，沒錢時天天找你，如今有了錢就不見了！」

「立新，我想七叔不是這種人。」彩香嘴邊浮起一絲沒有內容的苦笑。

「那麼他為什麼不來看你？」兒子却認真地這麼問。

「大概是怕人勒索。」

「我們並不是土匪。」

「他却怕人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不應該躲避我們，你想，一年來幾乎都天天在我家吃飯，開口閉口都是講良心話，現在中了彩香，人就變了！」

「不！立新，我看七叔是不會變的，他是讀書人，怎樣也不會變到這麼離奇。我認爲他不來看我，其中必有原因。」

媽

……

「媽，他實在是變了！」孩子毫無顧忌地，「不過鄰居都說他跟你很要好，有的人還說他跟

「跟媽怎樣？」

「跟媽同居。」

「有人這麼說？」

「是的，很多人這麼說。」

停了一會，母親以懷舊的心緒與平穩的感情解釋：

「鄰居會這麼說，也是有幾分根據，因為平日七叔實在對我太好了；我不知怎樣，也喜歡和他在一起。」

「既然這樣，媽你這一次傷得這麼重，他為什麼一點也不關心，難道不是有了錢就變了！」

「……」
彩香沒話說，但是陣陣憂傷的氣息，卻從她臉上散露出來了。

八

七叔跟李一明緊緊張張到吉隆坡領了獎金後，立刻把它存入銀行裏，即日便溜到新加坡去。在這個大城市裏，雖然很少人認識七叔，但K城金沙同鄉會好幾位過去和他有交情的朋友，

却陸續續到新加坡來找他。

朋友們找他的原因，固然有好幾位是想向他開口借錢，有幾位確實是來新加坡辦理自己的事務後順便看他一下的。七叔却東躲西藏，連那位始終是接濟他的朋友要見他，也幾乎見不到面。不過，那些要向他說項的，却老是想辦法去追蹤他。七叔却怕得要命，一直擔心着衣袋裏的支票給人發現後而推却不得時便要把它開出去。所以最初幾天，日夜爲了支票收藏的問題費盡心機，後來才發現內褲袋裏是最穩當的地方。原來他認爲外褲沒有解下，內褲袋裏的支票，是永遠沒法拿得出的。

於是七叔把支票收藏妥當了後，安心得多了，也就敢在公共場所出入了。

一天晚上，七叔給友人帶到夜總會去。

在那里，他看見朋友們一位一位擁着舞女下海去，只有自己孤零零地，心裏很不好過。就在他開始感到寂寞與空虛時，忽然有位年輕健美的女郎，飄飄然地從他身邊經過；一陣風混着脂粉與香水氣味，吹進他的心房，使他活躍起來。他貪婪地看她幾下；她却姍姍地走開。他的精神也像被帶走。一陣空虛與寂寞油然而從心頭產生，但他不堪寂寞下去，立刻叫舞女媽咪，要請那女郎坐檯；不巧，女郎已給別人先要去，然而却是坐在他對面不遠的地方。

七叔靈機一動，從衣袋裏摸出四張紅色鈔票，拿着它對舞女媽咪說：

「這四十塊給你喝咖啡，你無論如何，要設法把她叫來給我。」

不到一刻鐘，那位七叔一見喜歡的舞女，果然飄到他面前來；使他高興極了，深深地向她凝神注視，然後有如奉承世姐，十分禮貌地請她坐下，接着便向她這麼說：

「小姐，天生麗質，實在美極了！」

對方嫣然一笑，把手巾掩蓋着嘴巴。

「小姐，貴姓大名？」

舞女投着疊惑的眼睛：「我叫魯絲……」說後乞乞地對他媚笑一陣。

「呵！魯絲小姐，你太美了。」七叔詔媚地，「我看像你這麼美的人還是第一次！」

「真的？你說說話。」魯絲嫵媚地看着他，以緩慢的口氣，「比我更美的你都叫過，我那會是最美的呢！」又是疊惑地乞乞笑着。

「實在的，實在的……」七叔惟恐表白得太慢，急急地自我坦白：「我從來還沒有要過舞女；不信麼，我連舞也不會跳！」

「實在嗎？你……」魯絲婀娜地，「那好極了，我教你跳！」

「不！我不會跳，只要你陪我，坐在我身邊，我就心滿意足。」

「不要緊，既然來到舞廳就要跳；不會跳也要學。」

「實在我是不会跳。」

「我教你。」

「會笑死人哪！」七叔膽快地，「除非在一個沒人見到的地方。」

「唔……」魯絲性感地，「我們靜靜地到另一個地方去？」

七叔應得很快：「不過，今晚我是跟朋友來，諸多不便。」

「這麼說，我就陪你坐坐談談。」魯絲投機地，「你喝香檳或非士忌，或萬蘭池？」

「我常喝萬蘭池。」

「喝萬蘭池的人，酒量一定很好！」

「哈哈！一點點，一點點……」

七叔滿身的骨頭，好像在按摩女郎的指尖搓揉下散開出去。於是在魯絲的慫恿慫恿下一喝再喝，結果醉醺醺地，幾乎連內褲裏是藏放支票最秘密的地方也忘記了。印象不褪的，只有面前魯絲的秀色；難怪他魯絲前、魯絲後，把魯絲捧得如雲端上的女神。

魯絲也發出渾身解數，無微不至，盡量使七叔抵達快樂的高峯。七叔委實再快樂也沒有了；於是摸出兩百元塞在魯絲手裏，笑嘻嘻地：

「明晚，我自己一個人來，你帶我到另一個地方學跳舞去，好麼？」

「那有不好！」魯絲淺笑着，「我一定等你。」

第二個晚上，七叔如約到來，魯絲給予他一次難以得到的「心滿意足。」

從此，七叔便給魯絲把玩於股掌上。他在魯絲的家裏，飽享溫暖，像生活在迷宮。他爲了表示自己的闊綽，便把藏放支票的地方公開給魯絲知道。於是魯絲把他膠着緊在家裏長住下去；甚至每當七叔要求嫁給他時，她都不加以反對。這麼一來，七叔的支票在每次向魯絲有所要求時，便一張一張開出去。不到一年，牀頭金盡，魯絲反臉無情，把他踢出迷宮似地寓所去。

九

七叔的錢花光，在新加坡流浪了一個時期後就在第二年的年頭，消極地回到K城來。

他踏進金沙同鄉會，雖然沒告訴人他的錢已經花光。但會友們都知道他的錢是怎樣花的；大家對他也不像以前那麼熱情，李一明也鄙視他了；以前曾經接濟過他的那幾位讀書人對他也冷淡了好多。他十分內疚，形容逐漸憔悴，再也不敢到彩香的家裏去。

一天中午，七叔在路上踟躕，忽然遇見立新，他羞慚地把頭低下去。立新却把他看得分外清楚。

當天的黃昏，他回到金沙同鄉會去，一踏進門，忽然發現彩香坐在廳前。他立即退了出去，但已給彩香看見了。

彩香馬上追出來，懇切地：

「七叔，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

七叔低着頭，好久以後才不好意思地說：「我太昧良了，實在對不住你！」

「那裏話，過去的不必再提了。」

「你會原諒我？」七叔擡起頭，「彩香！」

「我恨你，就不會來找你。」

「彩香，這麼說是真的啦！」

「還會假麼？」彩香淺笑着，「這邊的會友們陸續要來了，講話不便，晚上還是到我家裏，

我請你吃飯。」

「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才對！」

「這些話不必提，晚上我等你。」

彩香回去了，七叔眼前一陣黑；心裏十分難過，但過了一會，他又恢復常態，甚至又開始得意了。於是沖了涼後就準備上彩香的家去。

晚上八點的鐘聲還沒響，七叔已踏進彩香的家來。這時彩香已備好了飯菜，菜色雖然不豐，他們的情緒又活躍起來，有說有笑。

可是不久立新忽然回來；他一見七叔，開門見山，粗聲厲色地：

「你又窮到不能過日子，又要到我家來吃飯，如果有頭腦的話，飯是吞不下的。」

「立新！立新！你不能無禮貌，你說什麼話？」

「媽，你忘記了，你發生意外時，他對待你怎樣？」

「過去的事還要計較什麼？」

「我是不會忘記的！」

一時，屋子裏的空氣像被抽去了一般，使人窒息。

不久，低着頭向飯菜發楞的七叔，忽然擡起頭來，痛苦地說：

「是的，彩香，立新所說的話是對的，我實在沒有臉子再吃你們的飯！……」

他一面說，一面離開飯桌，踉蹌地直向大門走。

彩香忙跟着出去，哀切地叫着：

「七叔，七叔，你到什麼地方去，回來吧！回來吧！」

七叔垂頭喪氣，毫沒反應，一去不回，終於被門外的黑魔吞沒。從此永遠，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因為第二天的早晨，被發現在金沙同鄉會天臺上投縊自殺的就是他。

不過，使立新以及其他的人意想不到的，是七叔被埋葬後的第二天，彩香也失蹤了。

愛屋及烏

平平廿三歲那年畢業高中，論學齡，是比較高了一點。

他從小學讀到中學從沒留過級，只因母親怕他年紀小，在校中有許多不便，就就延了好幾年才給他入學。

平平對於學業，取不落人後，也不求於人前的態度，他認為書永遠不能讀得完，學是無止境的；但他很聽母親的話，更熱愛母親的事業。

他不是沒有父親，只是在他二歲時，父親一去不回。不過他們的經濟環境還好，原因是他母親善於經營，每月有固定的入息。

平平五官端正，身體康健，讀的是女生多於男生的學校，所以成為女同學追求的對象。他卻情有獨鍾，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花花公子；思想相當保守，與他母親那種鴻圖大展的手法完全不一樣。

他母親不是給父親所拋棄；父親所以一去不回是有原因的。

那是日軍南侵的前夕。

一個天氣惡劣，細雨穿過迷霧，織成一片薄紗，籠罩着黃昏的大地。丹戎海灣忽然捲起了巨浪，接着後浪推前浪，像千軍萬馬，浩浩蕩蕩撲向灘岸，一時發出嘩啦嘩啦勝利的狂笑。有一艘被浪濤俘虜的小電船，馬達還發出嘶嘶的喘息，似在作最後的掙扎。但看它所面對的命運，顯然已被推靠岸來了。果然不到片刻，終於輪在淺水中的沙灘。

同一時候，灘岸漁寮中有位少女，自昨天午後，一直站在海灘附近的大石下，聚精會神地癡瞪着海面，盼望她那出海捕魚去了四天不見回航的爸爸和弟弟歸來。

可是海角茫茫，却給她發現了一艘被風浪捲上淺灘的小電船。

少女也許受了好奇心所驅使，或者把等待家人回來的希望，寄托在突然發生的奇蹟上，所以當小電船攔在淺灘上，她本能地就從大石下衝出去。

事實使少女十分失望。

船上並沒有她的爸爸和弟弟，却是四位橫七八豎的陌生臉孔，死沉沉地迷睡着；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絲反應。……

她一時雖有點驚異，不過由於一向與海浪搏鬥過日，精神還是相當鎮定，懂得如何應付。於

是，她毫不猶豫地攀上船去。看看其中三位已斷絕了呼吸，只有一位急促地喘息，認為還是活着的，就很快又跳下海灘，出盡氣力，順着浪勢，把小電船推上幾步。

風已靜，雨也小了。

黃昏逐漸化成灰色，灰色慢慢黑沉下去；黑暗中，海潮開始退却，然而失蹤的父親與弟弟，在少女心中所引起的想念，却不因天色的黯淡而消退。

少女觸景生情，又煩惱又悽愴；也使她感情沉重。她看到船中唯一活着的青年還沒有清醒，就把船燈上了火，然後跑回漁寮去，馬上把開水帶回來，倒了一杯，慢慢地灌進青年的嘴里。

十幾分鐘過後，那青年忽然發出一聲呻吟，不久又翻轉了身體，滿臉倦容直望着少女，却默然說不出話。

少女看青年逐漸清醒，就給他再喝些水；一連好幾次之後，神情疲憊的青年終於安然睡去。東林海灘，除了少女一家的漁寮之外，附近都沒有人家。她看到船上的青年睡了後，就跑回自己的家來。

夜逐漸深沉，浪濤也慢慢平靜，只有海角不停地發出嗚嗚的叫囂。

那兒知道，海角的呼號更使少女想起父親與弟弟，也增加了她的憂愁和傷感。要不是電船上另一件事使她分了心，她甚至可能通宵哭泣。但她還是心事重重，輾轉床側，一直到荒鷄啼過四

更，才迷迷糊糊睡去，然而天一亮，她又慌忙下來，馬上走下海灘爬上電船。
船上的青年早已睜開眼睛，一看見少女就開口小聲說：

「姑娘，你早！」

少女沒答應，只是把右手的食指插進嘴里，睜大眼睛看着他。

躺着的青年，發出倦容淺笑：

「好姑娘，謝謝你。」

少女還是不開口，却斟一杯水，拿近他嘴邊。

青年喝了水，停一下，說道：

「謝謝你。」

「你好一點麼？」

少女放下茶杯，發出第一聲。

青年點點頭，然後轉一轉身，似乎要坐起來。少女明白他的意思，就扶着他的胳膊窩，使他坐穩，然後拿一隻火水油珍給他按住，關心地對他說：

「你餓了吧！」

「是，是。」

少女立刻跳下海灘，一直跑向漁寮去，大約過了一個鐘頭，她携了稀粥上船來，然後用湯匙一匙一匙送進青年的口里去。

朝陽從海平線慢慢上昇，海面一片平靜。

失蹤的人還是沒有消息，船上的青年已坐得穩定，甚至可以左右轉動，

青年恢復了精神，便指着船上的死人，小聲地對少女這麼解釋：

「左邊的一位是我的堂弟，右邊一位是我們的夥計，他們都是在昨天下午先後斷了氣，等一

下，請你幫我設法把他們埋掉。」

少女驚異地又是把右食指插進口里去：

「要怎樣埋，我怕！」

「你不必怕，下午讓我自己動手。」青年安慰她一句。

「下午你怎樣就會有氣力？」

「我並沒有什麼，只是餓了兩天疲倦罷了。」青年若無其事，「過了一些時候，我精神好了，

以後就能動手。」

停了一會，少女關心地問：

「你們是從那里來的？」

「荷蘭地印尼巴冬。」

「爲什麼會給風打到此地，船上的人爲什麼會死？」

「以後我會詳細告訴你。」青年睜大眼睛，「我倒要問你，此地只有你一個人？」

「不，還有我爸爸和弟弟。」

「他們呢？」

少女馬上低下頭，悲傷激出了眼淚……

「怎麼，你哭了？」

少女默然無語。

「不要悲傷，告訴我，他們在那里？」

「他們出海捕魚去，」少女泣不成聲，「已經四天沒有消息！」

「四天？」

「是的。」

「你爸爸是不是胖胖，弟弟又高又瘦？」

「是呀！是呀！」少女歡叫起來，「先生，你怎麼知道？你一定是見過他們。」

「我……」青年欲言又止。

「什麼？」

「我……是見過他們。」

「什麼時候？」少女又歡喜又緊張，靠近青年的身邊。

「前三天下午。」

「在什麼地方？」

「在巴冬海口。」

「我爸爸和弟弟怎樣？」少女急急地，「當你看見他們的時候。」

「沒有怎樣。」

「我爸爸的漁船到底漂到什麼地方去？」

「這，」青年支吾地，「這可知道了。」

「我是問你，」少女懇切地，「當你看見的時候，他們怎樣？」

「他，他，他們沒有怎樣。」

「先生，你爲甚麼吞吞吐吐，」少女捏緊手指，埋怨地，「難道有甚麼隱瞞？」

青年愕然不知所措，只是沉默着。一時臉色顯得十分難看，似乎有難言的苦衷。

少女咬緊牙齦，由緊張化成癡然，但一會兒却啜泣起來；漸漸地，啜泣變成哀哭，接着突然

號啕大喊，終於捶胸頓腳。

青年無可奈何地看她痛哭，經過相當時間，才發出安慰的口氣：

「不要哭了，以後我一定把詳細的經過告訴你。」

「你爲什麼不現在就告訴我？」

「我有難言之處，請你原諒。」

少女驟然睜圓眼睛望他一下，停止了哭聲，只是急促地呼吸着。

青年把身軀移前，伸出手，牽住少女的衣裾，然後誠懇地對她說：

「姑娘，你不必悲傷，讓我把船上的事情料理清楚，我明天自然陪你出海，把你爸爸和弟弟找回來。」

「真的麼？」少女很快反應，像已經看見了爸爸和弟弟一樣高興。

「那兒會假，」青年勉強笑着說，「傻瓜！」

少女拭去淚漬，憂鬱的容顏消失，神情逐漸恢復了常態，接着也有了笑意。雖然不是真情快意，可是已經把心中的傷鬱清除出去，所以忸忸怩怩：

「先生，你可不要騙我。」

青年放下手，雙掌交叉放在自己的腦後，然後輪下去望着天壁，小聲地說：

「我不會騙你，不過下午你可要幫我挖沙坑，把船上的人埋掉了先。」

「你明天反正要帶我出海找爸爸和弟弟，不如趁這機會，將他們載出去丟下海。」

「嗯，」青年沉吟半晌，「這倒是個好辦法。」

二

青年經過一天的休養，當夜又是足足睡了十個鐘頭，第二天醒來，體力幾乎已恢復常態。所以天一亮，當少女登上電船，他就起身，一吃完早點，便把油櫃添滿了油，即刻開動馬達，朝向太陽上升的東方駛去。

晨光熹微，海面仍是一片謐靜。

馬達均勻而有節奏地唱着晨光曲，聲調清脆，聲聲配合少女急促的呼吸，使她精神奮發，極有信心地滿以為不久就可以看見父親與弟弟，所以興奮地說：

「先生，為什麼不把船開快一點？」

青年神情渙散，正對着海面發楞，給少女一提，不經意地被嚇了一跳，醒悟過後才應答：「這樣走已經够快了。」

是的，每小時七八哩的速度，已經是相當快。要不是青年心事重重，而急急要把屍體投入海里去，這時的馬達可能不會有這樣的快速。

二個多鐘頭後，東林海灣的巒巒翠色已經在電船的背後失落，面前的羣山雖然遠遠在望，却模糊不清。

青年於是把船停下來，少女出盡力量幫他扶起屍體一具一具推下海去。

第一、第二具屍體很快就沉下不見了，那一具屬於堂弟的却隨海浪漂浮着。青年神色驚異，老是望着它，一句話也說不出，好似一幕可怕的回憶在噬喫他的心。

少女以爲他因傷心兄弟的死亡才會如此失神，所以當他望屍凝思時，她也坐下支頤仰天，靜地思想自己的事；直至青年長呼短歎，她才站起來，問他到底是爲了什麼？

對方却張開雙掌，掩住臉孔，煩躁地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少女關切地，「你爲什麼這樣傷心？」

「因爲……」

因爲什麼，青年却没有說出，少女急切又問：

「既然你不想說給我聽，我也不要知道。現在請你快一點開船去找我爸爸吧！」

青年如夢初醒，開動馬達，又把船轉頭向西南方開去；一直走了二個多鐘頭，但要到什麼地方去，心中毫無主意。於是船兒老是不能抵達目的地，只是在大海中轉來轉去，雖然少女驚異地

不斷追問：他只是這麼說：

「三天前，我就是在這里遇見他們呀！」

「但現在我爸爸和弟弟到那里去了？」

「我可不明白。」

青年口頭雖說不明白，心中却是很清楚的。他所以不能說出真相，心中有數。所以面對少女望着他時，他總是不敢抬起頭來看她。

結果在日漸西斜時，他們除了把載來的屍體投入深海之外，就一無所得的把船開回東林海灣來。

船抵達淺灘後不上一個鐘頭，青年忽然發高熱，立刻病倒下去。

少女讓他睡在她爸爸的床場上，十分認真地照顧他。

青年對於她的照顧，感到無限內疚，所以在神志還清醒時，就把褲袋里的四千多元鈔票拿出來，然後，交給她：

「姑娘，看情形，我是要病倒了。我這一筆錢，你可以把它收起來，除了替我請醫生診病之外，你也可以把它當作家用，還有，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少女不肯接受他的錢，只是看着他，然後答：「我名叫阿嬌。」

青年好不容易地坐起來，有氣無力：

「阿嬌姑娘，你不必怕，因為你對我好，我才敢求你救我；請你答應我，拿去吧！不然，我有三長兩短，這些錢要給誰？……」

阿嬌由他這麼一說，就伸手把錢接過來。

青年才安然地繼續說：

「還有，我船上艙底下，有五包貴重的貨物，你設法把船拖進蘆葦那邊去，把貨物掩蓋好，不要給人發現，我病好了之後，一定好好報答你。」

他的話一說完，人就軟癱下去。

阿嬌扶他睡下，安慰他說：

「你安心，我們是窮家人，這里不會有人來的。」

阿嬌雖是窮家出身，二十多歲的姑娘，對於當前所發生的一般普通事物，憑她的經歷，是懂得應付的，所以她第一步就如青年所說，先把船推進溝里，將貴重的貨物搬起來藏好，再把電船拴住，又用椰葉把它掩蓋妥當，然後將四千元整數收入鐵罐，埋藏在漁寮背後小丘的泥窟里；其他的散錢才放在身上。第二步立刻上門去，買了一些家中應用的物品，同時向藥材店抓了一帖疏發性的草藥回來，及時煎給青年服食。

阿嬌以爲青年的病好了之後，一定會將父親和弟弟的下落告訴她，所以日以繼夜，非常耐心地照顧他，同時爲了守住青年留在家中的秘密，就連那位在過港芭場種稻的族長，她也不想讓他們知道。

青年的病逐漸沉重下去，夢中頻頻發出囁語，這樣一來，普通的藥茶當然是治不好他的，阿嬌於是請了一位中醫師來家給他診治；一星期過去了，病仍是那麼沉重，身體日見衰弱下去。

再過一星期，阿嬌認爲情形不對，想盡心事，請了一位西醫到來，給他打針服藥，一連經過四個星期小心調護，神色才逐漸好轉，可是仍在呻吟中過日。

這些日子，阿嬌爲了避免旁人的懷疑，對所認識的人都說：病人是她家荷蘭地的一房遠親，特地到海邊來養病；所以也對醫生說，無論多少錢，一定要把病人醫好。

醫生也十分認真地對阿嬌說：病人因虧損過重，雖然慢慢可以把他醫好，不過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日才能恢復健康。

三

日軍瘋狂地發動太平洋戰爭，馬印的交通即刻斷絕，兩國親友音訊杳然。

青年經過阿嬌日夜仔細照顧和靜心調養，精神雖日見起色，仍不能離開病床，天天還是在服藥補養中。一天，當日軍的鐵蹄踏上新城時，他從阿嬌口中聽到惡劣的消息後，精神深受震驚，

但奇怪的是他的沉疴却霍然痊癒。一時使他又驚又喜。驚的是如今戰火到處燃燒，巴冬的妻女完全不知如何，喜的是自己的疾病忽然好轉起來。然而已促使他發起歸家的念頭了；無奈蕭蕭的戰火，燒斷了所有同家的歸路，加以身體仍需多方補養，同時爲了逃避日軍的耳目，只好暫時在漁寮隱居下來。

阿嬌盼望知悉父親與弟弟的消息，仍是日夜念念不忘，特別自從青年的疾病好了後，對於父親與弟弟失蹤的謎底，更希望能獲得早日揭開。另一方面，她與青年相處有相當時日，由於盼望他早日恢復健康，而對他已付出了親切的感情，因此兩人之間的所謂陌生和隔膜，幾乎完全沒有這回事，已經把青年視如自己家人一樣。

當日下午，外間幾家雜貨店還沒有關門，阿嬌便趕快買了好些糧食以及日常用品回來，由於外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所以她把糧食一放下，就在青年的床沿坐下來，然後以非常關心的口氣這麼說：

「吓……，外面風聲很緊，看情形，你的病好了也不能離開這裏，知道嗎？」

「姑娘，我已知道歸家不得，看來我目前也非在這里住下不可。」

「你現在不要再叫我姑娘，叫我阿嬌好了。日本兵到這裏來，我們才能認做自已人。還有，你姓什麼，名什麼，也要告訴我；有人問起時，我才不會一時說不出。」

「是的，你想得很週到，那從今天起，我就叫你阿嬌好了。至於我因年紀比你大，你就叫我李財哥。」

「原來你姓李。」

「那你呢？」

「我姓何。」

「這樣，我們就認做親戚好了。」

「不過，我剛在下間聽人說，日本兵來後，沒結婚的女子是很危險！」

「很可能，其實就是結了婚的女子，也不見得平安。」

「這樣，我必須躲開。」

「躲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的，躲在什麼地方才好，再說，日本兵一定搜查得很緊，因為他們不論到了那里，姦淫

擄掠是免不了的。」

「我怕！……叫我怎麼辦？」

「總是要想一個妥善的辦法。」

「我想……」

「你想什麼？」

「我想，你，你……：假裝是我丈夫，」阿嬌臉有難色，羞答答地，「當日本兵踏入卜間，我們就一起躲進漁寮後的山坑草叢中去。」

「這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青年沉吟半晌，現出笑意，「那我們就裝做夫妻好了。不過，卜間上的人都不相信我們是夫妻呀！」

「到時，我可以對人說，你是由我爸爸從荷蘭地招贅入來的。」

「對，對，好在我也見過你爸爸，知道他是怎樣的人。」青年笑笑地想牽挽阿嬌的手，「那麼從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但並不是真的，你也不能當做是真夫妻。」阿嬌滿臉暈紅，把對方的手一推就站了起來。

「當然不會是真的，」青年說，「不過是真假都好，我這一次病得這麼重，如果沒有你照顧，恐怕早已沒命了，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真情實意地對待你才是，而且要深深地感謝你。」

「感謝可不必，李財哥，你不要忘記我就好了。還有，你現在的病已好，你必須把我爸爸與弟弟的下落講給我聽。」

青年眉頭一蹙，心事重重似的，過了一會，終於這樣說：

「阿嬌，你放心，我一定會將我怎樣遇見你爸爸和弟弟的情形詳細告訴你，我甚至決定帶你

到一個地方去，說不定他們的船還在那里，只因現在水路不通，已去不得。總之，你放心就是，一有機會，我一定帶你去，絕不會給你失望。」

「是真的？」阿嬌把對方所編造的故事當做真實，「那日本兵走了以後，你一定要帶我去，不過沒帶我去以前，你先把他們住的地方告訴我。」

「告訴你也沒有用呀！因為我說了，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這樣說，日本兵走了之後，你告訴我好了。」

「我當然會告訴你，你大可放心。」

阿嬌信任青年的話，從此就放下心來，把尋覓父親與弟弟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甚至也暗地里把自己的終身歸宿投在對青年愛戀的寄望中。雖然青年完全是以一種敷衍的態度去麻痺阿嬌的痴心，但阿嬌對青年却徹頭徹尾的信任，從開始見面到現在，對他已付出所有的真情。由於人是感情的動物，不久青年深受感動，也發出真情實意，於是雙方墜入愛河而發生了不尋常的關係，進而由假夫妻變成了真夫妻。

四

在日軍佔領馬來亞的三年八個月中，阿嬌對於父親與弟弟的懷念，逐漸給溫暖的家庭生活所沖淡，青年雖心掛念着巴冬的妻女，也在愛情的擁抱之下，慢慢消沉。這些日子里，他們平安無

事，他們的愛情結晶品——平平這個孩子，當英軍克復新城時，他也兩歲大了。

戰爭一結束，青年忽然興起巴冬一行的念頭，只因一時海路仍未暢通，他只好先作一切的準備。他首先把三年來所收藏的黃金分批賣出去。兩個月之後，一切手續都做清楚，剛好有條舢舨要開赴巴冬，他就決意出門去。由於担心海上安全的問題，他除了帶些鈔票在身邊之外，大部份現款就交給阿嬌保管，希望阿嬌好好地照顧孩子，讓他回去把巴冬的妻女接到新城來，然後買屋置業，一起過天倫之樂。

臨走的那一天，他交給阿嬌一封信，然後難以啓齒地說：

「阿嬌，這封信在我出門之後，你才把它打開，詳細多看幾次，你就會明白你爸爸和弟弟到底怎樣。」

「是嗎？」阿嬌驚奇地全神貫注着手中的信，立刻就把信封撕開，急急要把信箋抽出，緊張萬狀不由自主地：「你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才告訴我，難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的，阿嬌，我有很多對你不住的地方。」青年馬上制止她的手，使她不能把信箋抽出，「我因不敢當面向你提起，所以一直等到今天要離開此地時才告訴你。我要求你不要現在就看，好讓我不致於無地自容。」

阿嬌愕然發楞，把手放下聽他說。過了一陣，却斷然地開口：

「那你就走吧！」

青年提起皮篋，頭也不顧地踏出漁寮。

阿嬌神色錯愕，急不及待地把信箋抽出，展在眼前：

阿嬌：

我走了，但我不是可以一走了之，不久我還是要回來，因為我虧欠你們太多了。

我早就應該把實話向你說，所以沒有說出，是因為我說不出口，才一直拖到了今天。

我對你說，我看過你爸爸和弟弟，完全是真的。那是三年八個月以前的事。記憶永不褪色：

那一天下午，天氣晴朗，海面無波，視線中的一切景物都可以看得分明。我正把緊舵，恐慌地駕着電船逃開緝私船的追逐。那時船上的堂弟與二位伙計都中了緝私船的流彈，重傷後不醒人事，使我更慌張地盡量把船開得快，企圖逃出危險的地帶。

不料有一隻小漁船，向我面前駛來，我以為是緝私船的伙伴，必須先下手為強，便開足馬力向他們衝去，等到我看清楚船上的一老一少原來是漁夫，想要轉舵已經來不及，就這樣地把小漁船撞碎，回頭看時，海面除了一片血紅的水沫之外，什麼人也不見了。我明白已搞出了人命，正在懊悔不已，忽然發覺堂弟呼吸短促，在作極端痛苦的掙扎，而其他二位伙計，也許受過份的震動，都斷了氣，爲了不忍看堂弟痛苦，希望替他解脫，我就用繩子把他活活勒死，然後急急地把

船開向馬六甲海峽，不知在什麼時候自己也昏迷了過去，一直到給你救醒。

我說要帶你出海去找你父親和弟弟，完全是在欺騙你，你雖然把我的謊言當做真實，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痛苦；更難過的是我殺害了你父親和弟弟，不但沒受到報復，反而得到你的救護，甚至又騙取了你的貞操，娶你為妻，這種種的內疚，便是使我不敢向你說明的理由。總之，我太對不起你們了，而你却給了我不少好處，因此，我不能一走了之。今天，我除向你坦白說出我的罪過之外，不久，我還要帶着妻小回來向你贖罪的……。

阿嬌看到這里，淚心再看下去，因為爸爸與弟弟活生生的印象又浮上心頭。於是一陣痛苦給她帶來了很多的回憶，回憶使她把平平攤在懷中，萬千的感觸，都集中到她心頭的深處，她的小的心窩被擠得頭昏腦脹；過了一陣子就不知不覺地跟平平一起睡了過去。

醒後的阿嬌，痛定思痛，明明知道丈夫是殺父與弟的仇人，恨他入骨，然而自從丈夫出門以後，每當抱起平平時，却對他總是念念不忘，結果在等着他回來的日子中，恨與愛交織，痛苦萬分。

一天，有人前來問阿嬌說，李財哥所搭的那條舢舨，開到印尼去已經好幾個月了，為什麼至今還未抵達巴多，是不是給漂浮在馬六甲海峽的魚雷所炸燬？

「不會的！不會的！」

情況的確令人担心，阿嬌却希望不是真的。

然而這晴天的一聲霹靂，已把她心上的憤恨完全驅散，換上的是滿腔的愛與憐。從此，她只在盼望與回憶中度過苦悶的日子；寂寞時不是對照片中的人痛哭啜泣，便是利用懷抱中的平平填補心上的空虛，默默地祈禱，希望有一天丈夫忽然回來。

但是，日子匆匆，一天又一天地過去，李財哥的消息仍是杳然落空。

後來，阿嬌除了把她與平平和丈夫合拍的那幀合家相放大，作為紀念之外，就毅然許下了心願，要積極把孩子養大成人。

五

平平與秀秀，是今年馬來亞大學經濟學院畢業的榮譽學士。他倆專攻的是「農村經濟」，對發展馬來亞農村經濟的研究，甚有心得；由於志趣相投，決定一起深入東海岸去，獻身於改善農民生活的工作。

這一次，集體出門下鄉的工作隊隊員有八位，隊中女隊員只有秀秀一位。

秀秀功課好，平日工作認真，待人接物彬彬有禮，甚得同學愛戴，所以被選為工作隊隊長。其實秀秀畢業高中的那一年，已經是新城HC中學兩千多位同學的學生領袖。但，這並不意味着她只具有男子性格；她生為女人，在世俗的眼睛裏，女性美所具備的條件，她幾乎都沒有欠

缺，而且可以說一切比人強得多。

比方，代表女性美具有決定性的那對心房的窗櫺——眼睛，在粉紅色的瓜子型臉上，就宛如掛着一對高貴晶瑩的珍珠，是那麼均勻、那麼炯炯有光地照亮着別人的心；而白中透紅的青春氣息，也十分鮮明地在豐滿的肌膚上處處流露。舉止更是大方，聲調也十分清脆，跟人講話，或發表意見，總是從容不迫，先後有序地像第一流的明星在說白一樣。

所以H C中學第五屆高中畢業典禮中，代表全體學生致謝詞的責任就落在她的身上。在演詞最後的一段中，她激昂地這麼說：

「戰鬥的人生，宛如海燕在怒海洶濤中前進，我們應該像前進中的海燕；雖然洶濤惡浪緊緊包圍着我們，每每可能使人喘不過氣，但是，我們應該鎮定地堅提勇氣向前，就是不幸有海葬的危險，也不應消沉氣餒。因爲，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戰鬥。同學們！讓我們像英勇的海燕向前邁進吧！」

激昂的演詞，感動了每位同學的心，鼓舞起大家的情緒，大家情不自禁地報以熱烈的掌聲，歡接她走下台階。

散會後，從座中前去迎接她的是平平，他熱淚盈眶，緊握着她的手，神情激動：

「秀秀，你講得太動人，我像服了興奮劑，相信全體同學都會和我一樣。」

「平平，有意義的人生，事實就該這樣。」一股男子性格的氣概，沖淡了秀秀的女性美，使她一時變得近似男人了。

他倆心花怒放，歡樂地談個不休。

同學們幾乎都知道秀秀與平平的感情是比較深切的，所以當她拿了畢業證書跟平平走向校園的時候，誰也不想打擾他們，就讓他倆自由自在地走開。

於是秀秀與平平就在棕櫚樹下的石凳坐下。

平平把秀秀掌中的畢業證書拿了過來，懇切地微笑着：

「秀秀，畢業後，人生的第二件事，也需要我們去完成。」

秀秀也許在同憶剛才講過的話，若有所悟地，「是的，平平，我們要像展翅騰空的海燕，奮發地飛入洶湧澎湃的汪洋，越過高薄雲天的峻嶺，去迎接東昇的太陽，你認為對嗎？」然後張開笑容等待對方的答覆。

「不錯，你的人生觀使我十分佩服。」平平顯出有限度的「笑」，「不過，你……」

「我，什麼？說吧！」她明知平平要說什麼，又故意要他說下去。

「就是昨晚我向你提出的要求。」

「平平，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我一定要升學。如果經濟上有問題，

就去找一份工作，一、二年之後，要是可以應付三年學程的學雜費，我就入學，然後半工半讀，籌措膳宿費，所以對於你的好意，我不能一時答應。」

「這樣，要等到什麼時候？」平平停了一下，無奈何地，「因為大學畢業，我還是照樣要回來管理家業，還有，你看得見的，我母親怎麼肯讓我離開她身邊？」

「但是我不願意你爲了家庭就忽視自己的前途，我也不想糟蹋我的將來。」

「我有苦衷，你却不能體諒我。」

「我並不是不知道，只是人各有志。」

「這樣，你所說的，還是昨晚的話。」秀秀不開口，只是痛苦地望着平平。平平的精神不能集中，把手中的畢業証書交回給她，然後站起來，沉默了一陣，才感嘆一句：

「我的好意，你完全不明白……。」

秀秀也站起來，順從地：

「平平，不必煩惱，慢慢來，明早再說吧！」

「你從來又不肯到我家去，明早又是要我來找你。」

他倆嫻嫻又走進人叢中去。

於是同學們興起了離別的情緒，繼續說他們所要說的話。

平平雖然也跟大家一樣，然而似乎喜興的只是在臉上，內心却隱藏着無限的憂愁，就在同學還沒分散時，他拉住秀秀的手：

「秀秀，明早我再找你，但，現在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讓我送你回家去。」

「同學們正要離別，為什麼這樣快就回家？」

「反正大家所要說的，已在畢業考試之後，幾乎都說完了，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你不知道，離別前的話是講不完的。」

「還不是前程珍重的那一套。」

「好吧，再逗留一個鐘頭，你能等我，我就載你回去。」

「你既然要我等，我就等你好了。」

「不過要是你不高興，那就不必。」

「我有什麼不高興，我一定等。」

六

秀秀的姨媽知道外甥今天到校領取畢業証書，爲了慶賀她高中畢業，中午特別宰了一隻鍋佐

餐，正等着她回來吃飯。

平平時常到秀秀的家來，算是秀秀姨媽的熟客，所以姨媽也要平平留下來一起吃飯。平平有很多話要跟秀秀說，也就不推辭地留下來。

姨媽在飯桌上由秀秀的畢業談到升學的問題，雖然沒有肯定地贊成秀秀一定要升學，却認為她妹妹只有秀秀這麼一個女兒，也是李家僅存的一人，加以她妹妹臨終時，又留下一筆錢，說明最好是給秀秀當作教育費用。廿多年來，她的生活情況雖然不大好，但這一筆錢，還是好好保留着；雖然錢的數目並不多，拿它作為維持大學的學雜費，可能很快就用光。不過無論如何，秀秀決定升學的話，她一定要利用它作為大學的教育費，不足時，她再想辦法籌措。

「姨媽，我可以半工半讀的，」秀秀細聽姨媽的意見，內心快慰，時時顯露可愛的笑容。也許由於興奮，便放下筷子，發出堅決的口氣，「爲了學業，我願意吃苦。」

「傻孩子，讀書是要用心的呀！半工半讀讀得了什麼書？你雖肯吃苦，精神却很難集中，何況大學的功課不比高中的容易。」姨媽只受過初中教育，自出嫁四年喪夫後，就全神貫注服務於教育界，雖僅是一名小學教員，認識事理却十分清楚，對於讀書的道理，見解頗深。

平平滿懷心事，他原來就不贊成秀秀升學，秀秀却認為非升學不可，如今聽姨媽的口氣，對秀秀的升學，雖不表同情，也不加以阻止，所以他認為不便發表意見，只有一面吃飯，一面聽。

姨媽却要他開口，認真地問他：

「平平，你聽我的話有道理嗎？」

「很有道理……」平平沉吟半晌，然後說：「升學的費用倒不成問題；不過我認爲秀秀就是不升學，對於她的前途，也沒多大關係。」

平平不再說下去，姨媽却接着問：

「升學的費用爲什麼會不成問題？」

「秀秀如果非升學不可的時候，我是應該幫助她的。」

「怎麼可以要你的錢？」

「我的錢，將來不也是秀秀的錢。」

「但你們還沒有結婚。」

「遲早是要結婚，就是現在準備結婚也可以。」

秀秀睜大眼睛，心花怒放，似有不尋常的感受，但沒有表示甚麼，只是在注意姨媽的反應，好在姨媽所說的，已替她說出了她所要說的話。

姨媽放下左手的飯碗，右手的筷子，像筆桿一樣夾在拇指與中指之間，然後腕骨靠着桌緣，掌邊托着下頰，露出中年婦女溫婉的笑意，從容不迫：

「秀秀不升學，對她的前途爲甚麼會沒有多大關係？」

平平不經思索，也毫不掩飾：

「我母親只有我一人，照目前我們的入息，平日就是多化了一些也是用不完的，所以不需要靠秀秀出外做事，也可以安定過日。」

「不過讀書並不只是爲了賺錢的。」

「話固然是這麼說，女人讀了書，也是要回到家庭去。」

「除了家庭，也有別的工作應該做。」秀秀不同意平平的看法，打破了沉默，插進一句。」

「讀書的目的與其說是爲了解決生活，不如說是爲着美化人生而希望能盡點做人的責任。」姨媽放下托着下頰的右手，也把手中的筷子放下，然後加以解釋，「吃飯固然是問題；其實爲了維持生命，人人必須吃飯，所以吃飯是每個人的自然要求；即使不讀書，吃飯的問題也要解決，只是這個問題，不是人人能輕易解決得了的。能够幫助大多數人解決這不易解決的問題，個人的吃飯問題自然也就解決。讀書能充實知識，具有知識，對人生的看法，也許會比較深入；一旦了解人生的意義而服務於社會，他可能會生活得更快樂。因此有機會可以讀書當然要讀，沒機會讀書的，也不必過份勉強，因爲喜歡讀書而希望多讀點書的人，在社會中他也可以讀到比課本更加具有內容的書，平平，你認爲是嗎？」

由於姨媽的話，句句有道理，這時的平平就是希望秀秀與他結婚而不願她升學，也不好說姨媽的話不對，所以他點點頭表示有道理，不過稍後他却對秀秀這麼說：

「秀秀，我不反對你升學，只是我覺得爲了我們的婚事，你還是不必急急於升學，誠如姨媽所說：在社會中，我們也可以讀到比課本更有內容的書。」

「那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說法。」秀秀大不以爲然，「我認爲有機會還是要升學；無論如何，升學的機會不能放棄。」

平平沒有立刻反應，姨媽也不表示甚麼，只是笑笑道：

「現在我們暫停談論這個問題，還是把桌上的盤碗清理後再說。」

於是大家忙過一陣後，平平一坐下來就先開口：

「姨媽，我想秀秀還是堅持要升學的事，這個問題留待明天再說吧，我現在應該回家看我母親去，不然她會急著等我回家的。」

「也好。」姨媽笑笑表示同意。

平平於是走上他的福士庚汽車，獨自駛回丹戎東林的住家去。

七

丹戎東林，離新城七、八英里，那是一處景色宜人的海灣，二十多年前，這兒却是一片不受

注意的荒僻地帶。

也許是新城的繁榮進步得慢，二十多年前，這片秀麗的地區就沒人加以注意，因此靠海的灘岸，只有孤零零的一座作為漁寮的亞答屋。但是秀麗的風光畢竟久藏不住，所以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終於化成高尙的住宅區。

丹戎東林能成為住宅區，這該歸功於阿嬌的開發。阿嬌當日自從丈夫一去不回後，就決定把身邊的六萬塊錢作為從事投資的經營，適逢漁寮附近的園主急於要把地皮售出，她靈機一動，認為園地離下間不遠，把它買下來，準備將來建築房子出售，一定比較現在白白把錢收藏着會有利息，於是便撥出二萬餘元把八依葛的園地買了下來。

戰後新城各業欣欣向榮，尤其建築業，更一枝獨秀；各處興建的洋房屋宇，由於人口驟增，很快就被人買去。

阿嬌觸動所好，也依照計劃，在靠近下間一方的園地，建築新型的半獨立式平房四座，沒想到牆腳一動工，就有人定購了二座，其他二座也在裝好水電便被人買去。這樣一來，她更有信心地擴大經營，不過三幾年的光景，就把所擁有的地皮都先後建完。

由於海灣地區清幽，附近一帶的園地，也由他人的建築公司紛紛蓋起房子，於是沒有人注意的地方，開始改變成為住宅區。

阿嬌因有利可取，繼續購買地皮，由於經營得法，業務就一日比一日穩定。她雖是女流，却具有漁民耐勞與戰鬥的精神，在一兩位助手的幫助之下，自己把緊着舵，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不過辛勞的日子也使她容易蒼老。原來四十多歲的年紀，看去將近五十的邊緣，事業的雄心固然萬丈，對於前途的發展，却不想找個得力的接班人。如今兒子高中既已畢業，普通工作，假以時日，當然可以幫她一臂之忙；加以自己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也要兒子將來繼承下去，因此她並不希望她的兒子繼續升學，她要把他留在身邊從事建築的學習，讓他吸取工場經驗，以便將來自己退休後，可以讓他順利把事業繼續發展。

平平也有這個意思，他希望與秀秀結婚後，共同負起責任，來減輕母親身上的負擔。但秀秀的人生觀與平平熱愛事業的觀點不同。她當前唯一喜愛的是學業。因此平平回家見了母親，還是愁容滿面。

母親一眼看去，就關心地問：

「怎麼樣，秀秀不答應是嗎？」

「她說她還要升學。」

「我本來想讓她和我在我身邊一起學習。」，母親說，「一年半載之後，你們就可以分担我的一部份責任。她既然要升學，婚姻大事也不可勉強了。」

「我還是愛她。」

「你願意等？」

「願意。」

「不怕她變心？」

「她不會的。」

「牛馬可料，人難料！」

「秀秀不是那種人。」

「爲什麼？」

「因爲也有別人追求我，我不要，我只愛她；她是知道的。」

「這麼說，你是愛定她的了。」

「是的。」

「那就給她去讀好了。」

「但是她不夠錢。」

「怎麼讀下去？」

「她要靠工作的收入來維持。」

「半工半讀恐怕也維持不了。」

「所以我要求母親幫助她多少。」

「反正她將來也是你所要的人。幫助她倒是應該，奇怪的是她爲什麼始終不肯到家里來？」

「她說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難道另有存心，不過看她的照片，相貌倒是忠厚。」

「我想她的心與貌是一樣。」

「這樣，我還是鼓勵你跟她一起去讀。」

「我不是要離開你了！」平平驚異地，「你不是要加重責任？」

「爲了你的婚姻和前途，再說多讀一些書，對你的事業也是有所幫助，我願意多吃苦幾年，

只要你們都好，我是無所謂的。」

「書，我是可以讀，只是我一心一意想幫助母親，也就認爲沒有再讀下去的必要，如今你要我讀，我當然要聽你的話。」

「你要明白，我一切都是爲了你。」

.....

第二天一早，平平就去找秀秀。秀秀沒想到他忽然改變了主意，而要和她一起升學去，於是

高興到不得了；馬上把消息告訴姨媽，姨媽也爲他們的升學祝福。

八

三年後的四月初旬，馬來亞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平平的母親與秀秀的姨媽都到吉隆坡參加盛禮，雙方非常高興；更高興的是雙方選了一幀認爲最好的畢業照片，交給商報製版刊發「結婚啓事」。

翌日晨，平平秀秀喜洋洋地搭早班車回到新城，準備即日下午飛曼谷與香港渡蜜月去。

當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

秀秀在姨媽房裏整理行李，平平就心趕赴機場的時間迫促，便走進姨媽的房間，想幫助秀秀把行李帶出，舉頭無意一望，忽然在牆上看見父親的照片，一時覺得奇怪，就問道：

「秀秀，你們怎麼有我爸爸的照片？」

「你爸爸的照片？」秀秀莫名其妙，「在那裏？」

「哪。」平平指着牆上所掛的，「就是這一幀。」

「什麼，他是你爸爸？」秀秀愕然，接着驚異地，「你在那裏見過他？」

「我沒有見過他，不過我家裏有一張合家歡的大照片；照上的爸爸就是他。」

「沒有錯？」

「自己的爸爸那會弄錯。」

「他也是我的爸爸呀！」

「真的，他是我們的爸爸！」

姨媽聽見他們高聲談論，跑進房裏；明白了這回事，又悲又喜的說：

「原來大家都是至親骨肉！」

「姨媽，事情是怎麼搞的？」

平平與秀秀幾乎同時這麼發問。

「你們坐下來，經過是這樣。」姨媽也坐下來，她說，「秀秀的母親是我的妹妹，她原來住在巴多，戰後一天，她接到秀秀的爸來信說，他一兩星期內就可以回家和他們團聚。秀秀的媽好像從水裏撈到月亮一樣高興，因為她已經將近四年沒有丈夫的消息，不久就要見面，當然高興得很。但高興寄托在盼望中的二個星期好像二年一樣難挨，而秀秀的爸又沒如約回家。接着又是二星期又二星期地接連過去，不但還是見不到人，連片紙隻字也沒有；前日的來信也沒有寫下通訊處。至於我這裏的地址，她也無從探悉，於是她比三年八個月以前，當太平洋戰事發生後，丈夫失去連絡時還要焦急，原來將要見面的親人忽然又不見了。特別是當時正盛傳各處海路漂浮着的水雷炸燬不少船隻的惡耗，更使她憂心如焚；那些不祥的消息所帶來的聯想，總是膠緊着她忐忑

的心頭，最後在驚恐與懷惶之下，她便帶了三歲的秀秀冒險渡海，投奔新城來，希望找到了我之後繼而尋得丈夫的下落。那里知道日軍攻陷新城時，我全家也慘遭浩劫，由於我丈夫與小叔都是出名的抗日份子，所以我們全家老少也難逃魔掌。我雖然萬幸保存了生命，却因逃避漢奸耳目，居處不得不一遷再遷，所以她輾轉能找到我，間接直接不知費盡了多少工夫。可是我們姐妹見面後，想盡方法，甚至登報尋人，仍是不明秀秀爸爸的下落。妹妹終於因失望而憂鬱成病，一病不起，秀秀也就變成孤女了。秀秀找不到父親，禍不單行，又失去了母親，小小的心房怎樣藏得住如此慘重的哀痛，好在輕輕的年紀，容易把一切忘記，加上我小心照顧，所以在短暫的時日中，才治好她悲哀的創傷。牆上的像片就是當日登報尋人啓事用的，也是秀秀認識爸爸唯一的信物。要是秀秀的媽當日沒帶這張照片在身上，那麼今天你們姐弟就亂倫成爲夫妻……」

平平與秀秀聽完姨媽的話，愕然相視而笑，大家馬上把行李放下，一陣純真的感情湧了上心頭，二人緊緊地互相擁抱起來。

平平情不自禁地叫聲：

「好姐姐！」

「好弟弟！」

秀秀接着脫口而出。

姨媽笑着說道：

「你們倆手足情深，會有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各有一個好母親。否則，就不堪設想了！」

「是的，要是我母親不愛我爸，」秀秀以懷舊的口氣，「我們就不會到新城來。」

「如果我母親存心不良，我也不會有今天，」平平得意地，「所以我一定愛我的母親。」

「我更愛我姨媽，」秀秀認真地，「如果沒有她，我一定活不成。」

「所以愛人也會被人愛。」姨媽笑容可掬。

於是平平陪着秀秀與姨媽立刻上丹戎東林看母親去。

作爲母親的阿嬤一時喜出望外。把秀秀緊緊擁在懷裏，有如擁着失蹤多年突然回家來了的丈夫，一時興奮得熱淚沾滿衣襟……

膠園新事

小記

大前年，一位生長在北方的同學文斌君，不知在那裏曉得我近來又在馬來西亞印行了好些小說集，要我把已經出版的書找幾本寄給他，我不想貿然把書寄去，只託同去的友人帶一冊「馬華短篇小說選」給他。不久他就寫了一篇題名「婚姻」的小說稿寄來，要我替他找個地方發表。在目前要找地盤發表一篇比較長的作品是不容易的，加以「婚姻」中所描寫的許多有關膠園的情形與膠工的生活，多與現實不符合，因此只得把它當作素材，改寫成現在這個樣子。讀者如果對這篇東西的內容和情節有什麼讀許，應該歸功於文斌君，至於不滿意的地方，我就要負全責了。

一 這些日子，山芭裏的許多人都在談論老六的女兒蓮香的事情。

輕薄的人說：「蓮香生得比她娘年輕時候還要俊俏，單是她那瓜子模樣的白淨臉兒，含情脈脈似笑非笑的神情，和那對晶溜溜像會說話的眼睛，就會逗得人們的眼睛跟着她轉。」

老實的人說：「蓮香是個規矩的好姑娘，既識字，又明理，做起事來輕腳細手又伶俐，誰家倘討得她做媳婦，担保門第煥彩，一家和氣，人人喜。」

於是多事的人，都說她是「山芭泥上一朵香蓮花。」

也有個性情執強的人，大聲大氣地嚷着說：「誰敢來和我打賭，輸你三，贏你一，蓮花將來一定不是嫁在山芭裏。」

二

蓮香過了年十八歲。

老六夫妻原共生過五個孩子，可惜四個沒上幾歲便死了，現在只落得蓮香這個女兒。

蓮香五歲時，就非常乖巧伶俐，有次人家戲問她：「你爸爸是幹什麼的？」她笑笑，睜開大眼兒，翹起了大拇指：「山芭——樹泥園——葛巴拉。」惹得大家哈哈笑。

有時，她母親帶她出門去逛街，到處討盡人歡喜，不論親戚朋友，都樂得爭相買糖菓和玩具給她。尤其可愛的，她每天黃昏的時候，總是站在門口守望，等着她父親歇工回家來，老六一看見她，便把她抱個滿懷，一天的勞累也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所以老六夫妻倆，疼的是她，愛的是她，所希望的也是她。

蓮香六歲時，便向隣居的讀書孩子學識了些字，到她七歲那年，山芭裏的小學增加班數，老

六因一生受盡不識字的氣，便將她送進學校去，時間一年一年過得快，如今蓮香已是C中學高中三年級生了。

自從蓮香進了中學，上她家門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有的是請她算工錢。有的是叫她代寫唐山信件，有些是要來聽聽她講故事。這麼一來，山芭裏的人，對於老六有這麼一個女兒，更加羨慕了。但老六爲了支撐女兒讀中學，造成經濟的困難，也苦煞了他倆的心地。

誰都知道，老六是個老實的硬性漢。早年在中國讀過書，只因爲人認真，不善攀緣投機，南來後一路以割膠爲生，數十年如一日，如今依然是個老膠工。膠工像膠樹一樣，膠樹被割流出了膠汁，到頭來不是枯死，便是被翻種而砍翻。膠工到了年老眼花不中用，不是窮愁至死，便被辭退失了業。

現在老六還算有工做，但膠工的生活，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吃不飽，餓不死的。他一家三口，靠老六那把能幹的割膠刀，起早又晚睡，一天割了二百多磅的膠汁，製成了三十多斤的生膠片，但只能換到兩塊左右的工錢，除了三個人伙食房租之外，還能有什麼剩下的錢呢？

「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老六去年偏偏生了一場病，雖然算是有幸好了起來；可是負下了一身債務。自此他家的生活，更是一天比一天的苦。

今年年頭，蓮香升讀高中三年級班，眼看這年她便要畢業了，但是學期一開始，何處去張羅

給她繳交學雜費呢？夫妻相量了一日一夜，結果還是左不通，右沒法。蓮香知道了情況，心裏很難過，第二天早上便對她爸說：

『歇學算了，讓我去找工作做。』

『好歹也得頂到你中學畢業，到那時你找到工作，爸就歡喜了。』

『但現在沒錢繳學費，怎麼辦呢？』

『你別操心就是了。』她爸說完就出門上工去。

第二天，老六把定婚時留下作紀念的一隻戒指，拿去當舖當了廿四塊，便交給蓮香去繳費；餘下的，你留作買紙筆或零用吧！』

蓮香伸手去向爸接錢時，看到父親病後消瘦的面容，眼淚不禁滴下來了。

三

榴槤上市的時節，港脚的大戲園從這個星期日起，一連三天，舉行遊藝大會，芭裏的人喜愛看熱鬧，大都走去看看。這天，蓮香剛吃過早餐，有幾個女同學來邀她，說是入場的票子已爲她買好了，要她一同去看。

她們四個人，說說笑笑，不覺走到東大街上，遠遠戲園的彩牌已在望，她們不由得像幾隻快樂的小鳥兒蹦蹦跳跳着一樣。正在這時，在她們身後，隱約傳來了嗚嗚的汽車滾路聲；說時遲，那時

快，剎那間那淒厲的急速煞車聲，就像從天上跌落似地，猛然震响在她們的身邊；嚇得她們四個人，連跑帶跳奔上五腳基。大家驚惶的心神還沒有鎮定，可是車門開處，跳出一個臉色驕橫的司機來，破口咒罵道：

『入你娘！死奴婢！差點煞車叫你們四個歸陰去。』罵聲裏，夾雜着唾沫的飛濺。

『自己錯了還敢罵人，豈有此理，真是太沒有人味！』一個女同學憤慨地說。

『什麼沒人味？那個說的？』司機像發瘋，聲勢滔滔地朝她們走過來。

『是我說的，馬路寬寬，中間偏不駛，人在前走，車在後跑，喇叭又不响，錯上加錯，還敢罵人，這豈是人的道理？』蓮香挺直胸膛迎上去，理直氣壯地說得那漢子啞口無言。

街上圍着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了。車裏又鑽出兩個人來，前一個臉色冷酷，他上前指着蓮香說：『老六的女兒，你勿鳥聲怪氣，園主頭家的車來，你無好好避開，還敢多嘴，等下叫你面上印五指！』

『什麼園主頭家我不懂，做人應該講道理，怕什麼？犯罪槍斃嗎？可還不敢放在姓李的眼裏。』

蓮香說着，隻手拍一拍隆起的胸膛。

『好一個漂亮蓋全埠頭的姑娘，又有口才，又够勇氣。』

一時，看熱鬧的人，也紛紛地議論。

車廂裏那獨坐着的胖胖老頭子，他和普通有錢人的相貌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他的下巴凸出些。他從車窗伸出手來，招呼剛才鑽出的後一個滿臉奸詐的漢子走過去。他倆隔着車窗附耳不知說些什麼，隨後那個滿臉奸詐的傢伙，便大踏步地雙手分開圍看的人走上來。

「蓮香姑娘，算了算了。頭家說：大家自己人，誰對不住誰，彼此都是好商量，好原諒。」接着，他又招呼親人似地，「蓮香，你們四位是上大戲園看熱鬧的嗎？高興坐車的話，我叫金工頭即刻同車來招待你們坐車去。」他說話時，眼睛不斷地向那個臉色冷酷的司機作出了示意。

蓮香却搖一搖頭說：「你們坐你們的車吧！我們有腿走路。」

圍看熱鬧的人，有的嗤聲發笑，有的嘖嘖咕咕地談論。

這時人堆裏，走出一個看去是軟弱和不中用的老年人來，他陪笑地說：「算了算了，大家無事便走吧！」

蓮香眼看着同伴喊聲說：「走！」於是她們四個人頭也不回地走了。

那兩個早先氣勢滔滔的漢子，像皮球洩了氣一樣，一個沮喪地垂直了雙手，一個很不自然地放下剛才捲起的衣袖，扭轉身子，低着頭，跟那傳話的人，先後龜縮進車裏去了。

汽車的馬達又嗚嗚地發响，觀衆邊談着邊散開了。

早在去年榴槤飄香的時節，老頭子便從他左右的人，聽到大家說連香是嫦娥下凡的美人，當時色迷迷的心已想蠢動了，但千聞不如一見，現在那亭亭玉立的情影，那鶯啼燕轉的嬌聲，那大街上人羣擠擠圍着論理的場面，一幕一幕呈現眼前。於是他便把那個倚爲心腹的智囊——膠園總巡秦福叫到紅毛樓的密室裏去，悄悄地談了好半天。

晚上秦總巡喝醉了酒走出來，臨走時，他向老頭子說：『這事包在我身上，她一定是你頭家的人了。』

第二天，秦總巡就叫十號膠園的工頭金順，到他的家裏去，然後對他這樣說：

『這事做得好，包你不是升職便是發財。告訴你：人生最苦是沒有好靠山。你知道：所有當今的大小埠頭，哪個不曉得我們頭家的名字？你今天不就是在這大字號捧着金飯碗麼？但如果這件事做不好，那我對你也不敢——担保！』

『這事實在教我心疾，不過我一定盡力去辦，但以年滿六十歲的老年人，欲想獵取一個十八歲少女的歡心，事情的進行不一定是順利的，何況那天大街上的情景，看來她的性子也不是好惹的。』金順計較地說。

『你不要傻！』秦總巡帶着火氣說。

『我是一定盡力去做的，不過是說生意畢竟有盈虧，萬一……』

金順顫抖的話還沒有說完，秦總巡的厲聲已將它打斷：

「你發昏了麼？膠工們生活的命根子，不就是蹀在我們的腳底下？再說，老六最近病後的工作能力，不是日見差劣將被吊桶麼？何況他家已負下不少錢債。其實這事算來是老六的福氣，難道他不想活下去？所以包你馬到成功，一拍即合，那喜酒一定是穩吃的。」秦總巡摸一摸下巴，看看金順沉默不言，便接着說：「我教你個好主意，你去說親時，千萬不能把他家的人看作籠里鷄，把他女兒看成賤丫頭。你須明白：有天成美事，她轉眼之間，便是一位堂堂叱咤我們圍圪內的頭家娘呀！到那時，我老秦也得靠你走走內線庇護庇護。」

金順聽了後，喜得像賭博大贏錢，於是回到家里，就叫他妻子拿出酒菜來，一邊吃一邊禁不住地說：

「這件事看來是老六的福氣，但確實也是我們往上攀緣的好時機。」

「好時機固然是好時機，但也得有個媒人來牽引，不然叫你這個老粗漢，怎能十指尖尖，心靈手巧繡出一雙蝴蝶翩翩飛呢？」

金順的妻子是個出名的老來俏，頭髮分明已是稀疏了，但却是天天梳滑光光，只可惜脂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笑起來，彷彿一隻跌在白灰堆里剛鑽出來的老母貓。然而此時她一面說着，一面還用手勢做出蝴蝶雙雙飛舞的樣子。

『對呀！還是你想得好，得有一個媒人來搭橋，不然，別說白髮的老頭難買得妙齡少女心花開，就是我和膠工們之間，也是隔着一道高高的堵牆。』金順臉一沉又低聲說：『我是個工頭，要是掉在水里快要淹死……，會有個膠工伸出手來拉我一把麼？』

『哎喲！那你必須時刻當心呀！』他妻忙著說。

『當心也當心不了，他們全叫我做工賊，我頭上的幾個疤，不就是過去在黑夜給人扔磚頭打開的麼？我站在公司的一邊，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事實在這世界上，除掉了我，誰也不會關心我們的孩子餓不餓肚的。』金順那醉醺醺的眼睛里，在燈光的照耀下，越發放射出冷酷的光芒。

『算了吧！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現在我們只要把這件事做得好，那你不是有希望過更體面的生活麼？我想媒人最好是請王大嫂，她那張油嘴不但在我們山芭里出了名，就是下閭上的人，也都知道她的嘴舌和本領。』

金順聽了妻子的計較後十分歡喜，這夜倒在床上，輾轉床側，老是睡不下去。

五

名不虛傳，王大嫂真是個作媒的能人，本來人家明知她是個花言巧語賣弄嘴舌的，可是，被她搭識，却也往往給她巴結上了。她碰上商業人員，便大談生意經，見了老頭與老婆，就大論起相貌與五行。說什麼男人頭大，不事操勞也有錢；說什麼女人鼻大，將來子媳一定成羣結隊。又

說十瘦九貧，不貧就是好眼神；十胖九富，不富就是小屁股。總之有人談婚請了她，就是黏土到了她手里，不久便會被她隨心所欲地塑造成功。

過去她看見金工頭，老遠就向他打招呼；有時看見秦總巡的汽車駛過來，她遠遠便站在路旁，打躬作揖地等他的汽車開過去。現在這又是頭上皇天的大事，而且是金工頭上門來找她去爲這門親事做媒的，她就跑得像梭子一樣滑。

金順剛跨進她家的門，她就迎上說：「噢！金大叔，我昨天就預備去找你，老六那件事已做得差不多了。」說着她手忙腳亂地招待金工頭進房裏坐談。

「怎麼做得差不多呢？」金順疑慮地急急發問。

「你聽我慢慢地細說吧！我去老六家裏好多回了。頭一次，可巧老六蓮香上工和上學都不在家，房裏冷清清，只剩下老六嬸在補縫衣裳，我一瞧，心裏便發亮，先說服這老娘作跳板。於是我輕挑說：人重衣裳馬重鞍，你何不剪幾件新的穿穿呢？這下當真砸破她家苦水甕，點點滴滴訴說不盡她家自老六病發，生活越來越加窮困，苦得蓮香的父親，近來日夜有如坐針氈，那裏有錢來裁新衣。我裝出貓哭老鼠的樣子說：唉！我是牙娃正知齒痛人，家貧實在苦難當。不過你可幸有個蓮香女兒年大當嫁，而且她又長得人才美貌，只消說託能幹的媒人，選配給個金龜婿，海！那時侯，時來運來推不開，你倆夫婦，終生天天享清閒。她聽了慢慢地露出笑容說：那得來這樣

好福氣。我馬上接下去說：李大嬌，要是你不嫌我姓王的不中用，蓮香的婚事，放在我肩上，包管不久嫁個百萬富翁家，到那時，恐怕你們兩老過得橋來便是忘掉了拐，她忙着說：那裏話，王大嫂！我們可不是那般忘恩負義的人，最後她滿懷興奮地送我走出門。」

『那你有趕緊再去勸說麼？』金順緊切地問。

『當然囉！第二次，我去她家可巧又是李大嬌一人在家中，一見面，我就裝出天大的狂歡來和她報喜。她忙問我是那家門第。我笑一笑，吸了幾口烟，然後慢吞吞地揭出這門親事的家聲，輕描淡寫說一番：他是你們的主人，也許你們比我知道得更詳細，不用說，吃的都是山珍海味，穿的是德可龍紗斯緊，就是他家居住的那幢高樓大廈，恐怕五個山芭也比不上它的宏偉，單是他家園坵的樹膠，就叫你數也數不清……我看李大嬌目不轉睛地聽着，便繼續說下去，不要說太太每天叫幾個婢女輪流着搥腿，就是太太每天的梳頭，也少不了兩個女佣跟在旁邊服侍。總之他家現在所缺的，就是少一個算數精，字墨靈的去做三房姨太太，好在家中給他料理錢財。李大嬌聽了又驚又喜地望着我，我於是加重語氣地說：我早就說過，蓮香的五行，將來準是個了不起的富家奶奶，現在事實就擺在眼前，蓮香有筆算給他看中了，我想你倆夫妻作夢也是想不到。李大嬌聽後笑得合不上口說：這事可當真麼？我答道：這個何必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比不得那般媒人嘴。李大嬌終於半推半就地說：恐怕蓮香配當不上呀！其實她是一座不設

防的小城鎮，只消輕輕地攻略，就完全給我佔領了。我臨走時，她挽着我的手臂，連聲說定要留我吃晚飯。我笑着說：吃喜酒還嫌禮薄哩！當我踏出門外時，她再三地對我說：今晚我一定告訴蓮香的爸。」

『辦得好，辦得好，你實在是個出色的月老，實在做得差不多。不過明天你得再去走一趟。』金工頭誇獎一陣後再催促她說。

六

第二日正是星期天，王大嫂到李大孀的家，原是想商量擇日迎娶的事，不料一進門，便碰上了蓮香。

蓮香薄含怒意地說：『王大嫂，今天吹了什麼風，送你這個名媒人到我們這窮家？』

王大嫂笑嘻嘻正想要回答，蓮香却搶着說：『可惜我家不是買賣婚姻的交易所，我看你這次的買賣一定不成交，不相信就任你說被唇皮彈尖了舌頭，到頭來還是瞎子點燈枉費蠟的。』

王大嫂自個兒拿了一張椅子坐下，心裏想憑她這張嘴來慢慢談論，當不至於失敗的，誰知她剛坐下，蓮香又開始轟擊：

『王大嫂你是我家的老相好，我最近想編寫一篇關於婚姻問題的小說，你是婚姻事中人，多少年來，憑你這副花言巧語的嘴唇，在買賣婚姻的交易上，不知幹了多少坑陷青年男女的勾當，

也不知埋葬了多少男女的幸福。今天就請你逢着真人不說假話，檢出幾樁活生生的事實材料，說一說讓我聽聽吧！」

王大嫂鼓足勇氣向她笑着說：「蓮香姑娘，你是個遠近聞名明理的人，今天我來，是特地請你思量這門親事，到底是誰得到好處呢？請你好好地考慮考慮吧！」

「我早就考慮好了！」蓮香脫口而出地答，「這種買賣的婚姻，事實就是社會罪惡的流毒，實事上：一面是有錢佬的荒淫縱慾，他方面便是窮家女幸福的拍賣。我早就懂得的了，高樓大廈終要塌倒，山珍海味會吃光，只有學會了勞動的本領，才能創造財富，永遠用不了。你何不趁神經還沒有完全麻木時，想一想自己那可悲又醜惡的身世，爲何要沉溺於聲色犬馬的享受，做無恥的走卒！」

蓮香的話一字一句，像匕首般的辭鋒，輕輕一下，可就洞穿了王大嫂的要害。王大嫂從來就沒有受到這樣嚴重的傷害，於是坐着也覺得渾身好像有什麼在爬行一樣不舒服，但蓮香却捏緊拳頭，像要捧她一樣地說：

「難道你還在夢想：要把我變成有錢人的工具麼？我早告訴你了，這里可不是買賣婚姻的場所，所以我說你的這樁生意一定要失敗！」

王大嫂垂頭地坐着，額角上直冒着汗珠，過一會，才輕聲說：「不想享受富貴榮華真傻！」

『王大嫂！還是趁你心腸沒有硬化，抹掉你臉上的骯髒吧！』蓮香狠狠地說：『你們這些人就是做錯了事，到頭來也認是對的，現在我可沒有時間來和閒人瞎三扯四，你還是走你的路吧！』

『自己說完了話便跑進房裏去了。』

王大嫂心想再就下去，也只有被扯得更粉碎，於是只好垂頭喪氣地走出了李家。不意，她在回程的路上，撞見李大嬌，便把剛才的狼狽情況說給大嬌聽。大嬌默然不語，她便進一步問道：蓮香的父親對這門婚事抱什麼意見？李大嬌仍是一聲不响，直至分手時，才毫不經意地說：過不久，蓮香便要畢業了，到那時再看看情形吧！

七

十月里，雨季開始後，山芭有點涼意，但膠工的生活，却一直是一條混濁沉澱的河流，每天天氣一微明，這生活在沉淵中的人們，又得像受驚的鳥兒一樣，穿上了被膠汁污髒了和補了再補的衣裳，匆匆地向着各人工作的園坵里去，開始一天的徒刑一般的勞動。

可是老六今早例外地還沒起床，現在仍是沉迷地睡着。

李大嬌在廚房里做好早點等他遲遲沒有去吃，便氣喘喘地走來，嘴裏叨唸着：『病後工作手脚不使勁，這麼遲了還不想趁早去上工！』

她走近床前，正要喚醒他，蓮香忙搶上前說：『不要驚動爸爸，他一生難得有幾回好睡，今

天缺工算了。」

李大嬸的手一用，雖也不去促醒丈夫了，但對蓮香的滿肚子積氣，就好像風吹浪起了：

「好女兒！現在一切都是你賢主意！」停一會又說，「你要是有心給他好睡，你就不該離你畢業時間還有廿多天，便向你爸提出畢業後，要到K城做工的事來攬他，害得他整夜操心睡不下去，今早又是白缺工。」

原來李家有門姑表親戚在K城，他家現在只有馮大嫂和兒子志堅二人。志堅自前年高中畢業後，便在K城的倒糞公司任財副。去年五月，母子倆曾來李家作客。志堅生得肩膀寬闊，臉相長得威嚴，當時蓮香和他談得甚是融洽，晚上兩人還熱烈地談論着。老六見他手提肩挑都能幹，而且勁兒好像使不完，倒也給他留下一個不俗的，文武兼備的新青年的好印象。

這次蓮香快將畢業了，她便未雨綢繆，寫信請他注意介紹職業。昨天他的覆信來了，說好職業一時難找到，只有他們的倒糞公司里的工友，正在籌備開辦夜學，假如她願意去任教，他可向工友們推薦，只是待遇很低，僅是維持一個人的生活費用。晚上，蓮香便把這件事提出和他爸爸商量。

老六一向好壞都不輕易立即說出口，他只是笑笑地瞟了女兒一眼，覺得心頭特別溫暖，因他總算支持到女兒畢了業有能力做事了，而且她又不虛榮，不慕富，一心恬靜喜操勞，現在女兒表

示樂意去任教，算她有志氣，但一想到女兒也許不久就要離開他夫妻遠走了，倒覺得有點不是滋味。因此他壓着嗓子說：想想看，天不早了，你去睡吧！

李大嬸畢竟對蓮香的看法和老六不一樣，好多年來，盡管人前背後，她時常聽到人家七嘴八舌地誇獎蓮香的話，但喜興之餘，內心深處，引以為憾的是蓮香是個女子，年大終究得嫁到別人家去。將來倆老晚年，又不知如何以養活呢？總之，她以為蓮香是她心上一塊肉，不論她嫁與未嫁，都要是看得見望得見的好。因此趁着蓮香去睡時，她便有點不喜歡地說：我是萬不贊同的，未出嫁的女兒，照老規矩就應守在父母身邊。

前幾天，王大嫂來作媒，真的是觸發解決李大嬸好多年來埋藏在心里的隱憂問題：一來蓮香算是有個好去處，二來又是嫁得近，三來倆老晚年也有得照顧。因此，王大嫂走後，她便沉入幻想的美景，不料當天晚上，她把王大嫂的話搬着給丈夫聽，蓮香在旁聽後就暴跳了起來，好像着了火似地，狠狠地說：我們爲了人家的利潤，一輩子幹到死，血肉變成人家的酒宴和首飾，還要我們的兒女吃掉，難道我們就這樣任憑人家煎炸嗎？

蓮香說話時的眼神顏臉，彷彿一團熊熊的火焰，一直氣憤憤地嘮叨了大半天。李大嬸心里有點慌，才想開口，但素知女兒性格，恐怕撞傷了她，因此只好忍耐着，希望丈夫能開口就好，但一見丈夫的臉色也是黑沉沉的好像老陰天，她只好背着臉，悄悄嘟囔地說：做事不好好三思，那

還了得。

畢業的日子，一天天地迫近眼前，蓮香的心里，更急忙得天天活像個陀螺，滴溜溜地轉亂。她這幾天的神情，也挺不對勁，老是懶散散，動不動就發煩，晚上放學回家，書也看不下去，常是孤零零地坐在一邊，拿着書出神。

這時，李大嬸又見她伏在桌上，嘴巴攔在手背上，像是又在想心事，全不拿眼望一望人。李大嬸一瞧，更是火上添炭了：

「你以為自己現在大了有學識便要飛了嗎？我從小擦屎抹屎，餵湯餵奶，好容易才把你養大，希望孝順我，誰知狗子養大竟不識娘，世情真是變了！」

「說變就變，什麼事物都在變。」蓮香自言自語地說，「難道我們一代一代像膠樹一樣任人宰割；子子孫孫世世給人踩在腳底下？」

李大嬸一聽便嚷道：「反了反了，孩子養大了娘也管不得……」

這一來，可把老六吵醒了。他一起床，只見老婆正發火罵着女兒，又見蓮香伏在桌上嗚咽的啜泣，大嬸一見丈夫醒了，更是尖着嗓子說：「都是你平日把她捧慣，現在大了才敢自由自專！」

「我自專什麼？我那一件事不和爸商量？」蓮香抬頭哭着說。老六一望，腦子可要炸開了，

斜着眼睛看看蓮香，氣急地說：

「你們不必說，我全都明白，我半輩子蹲在膠園裏，不是風便是雨，不是淚就是血，耳聽眼看，頭腦倒也清醒些。」然後望着蓮香的媽說，「你這大把年紀了，還在想什麼？現在我們總算把女兒養大了，她苦裏生，苦裏長，跟父母的骨頭一樣，你還想勉強她怎樣呢？那此畜生，他們的手又嫩又光，因為他們吃的穿的，全是別人替他們幹的；吃又吃得挺好挺多，肚子脹得圓圓，每天遊手好閒，專在人家病苦的頭上尋歡樂。我此刻眼睛還沒有閉，怎能把女兒當作買賣？但他們既陰險，又狡猾，我們今後怎樣活下去呢？……」

屋子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只有蓮香啜泣後的不正常的呼吸。

直到晚上，三道渠水灌成一條河，三個人的思想朝着一個方向；大家在燈下商量，你一句，我一句，於是小小的家庭，便洋溢着生命蓬勃的朝氣。

窮人多災難，李大孀生病已好幾天了，蓮香一面忙着溫習功課，應付畢業考試；一方面又得料理家務和服侍生病的母親。但更苦的是李老六，他天天得去上工，又得時時費盡心思籌錢給老婆延醫買藥，這真是生活迫人的歲月。李大孀病着的面容，已經消瘦蒼白不堪，老六和蓮香雖然沒有生病，可是也憔悴得十分難看。

窮困的日子愈使人覺得時間的悠長，好容易才挨到昨天蓮香畢業考過了，李大孀的病也略有起色，眼看着一家的生活又將要有了生氣，誰知一波未平一波起，而且生活的波濤越來越是險惡了。

是蓮香畢業考試後的頭一天早晨，李大孀勉強起得床來，正想走進廚房里去，無意間猛地一頓足，嚷着說：「哎呀！這麼早，廚房里怎麼有啊聲呢？」

「是我呀，媽，我已把早點弄好了。」蓮香說。

李大孀走入廚房一望，果然咖啡已熱騰騰地冒着煙，於是接着說道：「你這麼早泡咖啡做什麼？」

「我想今天替爸爸去上工。」蓮香從小便學會了割膠，而且刀法膠路也很特別，手脚也輕快敏捷，看過她割膠操作的人，誰都誇獎說：「蓮香是個出色的青年膠工。」自從去年老六病後，蓮香常常趁着學校放假天，去替她的爸頂工。她一到了工地，工友們都歡樂得沸騰起來，有的請她唱歌，有的叫她講故事，有的問這又問那，在大家心情愉快的情況下，她工作得十分起勁。

「你剛忙過畢業考，何不歇息歇息呢？」

有一天早晨，老六起身後也這麼勸她不必去替工，但蓮香爭着要去，最後老六只好照往常一樣，叫她吃飽些，又吩咐她媽爲她多預備點給她帶出門去。

早點過後，蓮香臨出門時，對她媽說：『那份電報的稿子我擬好了放在抽屜里，今天就請爸去郵政局打發出去。』說後便騎着腳車上工去了。

屋里靜悄悄，只有老六夫妻閒坐着在聊天。

『怎麼志堅遲遲沒有覆信呢？』李大嬌人閒心不閒，這幾天只要一聽到屋外有腳車鈴响時，便會凝神向屋外探望，原來是想瞧一瞧有沒郵差送信到家來。

『我料不久必定有覆信來。』老六停一會又說：『但無論如何，女兒是不能老待在這里的，早一天離開這里總是好的，不過話得說回來，女兒真的走了，我們也會不習慣的。』

『她要走，我也跟着她走！』李大嬌噙着淚說。

『怎麼可以？蓮香是去任教夜學，志堅早已來信說薪金很低，僅可作一個人的生活費而已，何況你現在的身體還沒有痊癒？我想目前要緊還是打份電報問問志堅，到底工作講妥當了沒有？』

老六提起了電報，李大嬌告訴他蓮香早已擬好了稿子，於是他一拿了稿子，就匆匆趕到電報局去。

屋子更是冷清，只有李大嬌孤坐着出神。

蓮香未到工地，早有人加速腳車先到園坵里把消息傳開了。太陽剛露出鮮紅的臉，晨風吹得

膠樹嘩嘩响，三三五五的膠工，都集中到工地前的路頭來等待。蓮香一到，整個十號園坵工地，真像戲園場里一樣的熱鬧，話聲、笑聲、曲聲，鬧成了一片。有人嚷：『好了，蓮香畢業了，以後她可以天天和我們一起工作。』有人說：『我們閒空時，請她教唱歌。』一個年紀較老一點的說：『歌我唱不來，空閒時還是請她講講古。』一個中年的說：『有時講古，有時唱歌，最好編張曆日節目表。』大家正在興高采烈地說着，忽地一個工友尖着嗓子喊着：『金工賊來了！』大家一瞧，果然金工頭神氣活現地駕着一架嶄新的跑車來了。於是鴉雀無聲，工友們的頭上好像被澆了一盆冷水，懶洋洋地，理也不理的朝着各人的工作崗位慢慢地走去。金順見了，心里想：這情況像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於是他眼一掃，發現蓮香在場，心氣更加不足了，便嬉皮笑臉地說道：

『蓮香，今天你來頂工嗎？』

『嗯，有意見嗎？』

『你來是歡迎的，不過……』

『不過什麼？男子漢，說話可要爽朗些。』蓮香搶着說，工友們聽了，都停下步來。

『明天叫你爸到公司去便明白。』

『呵，那何必轉彎抹角呢？你通知我爸解僱就是了，現在你先把膠桶吊回去不是更好嗎？』

蓮香一面說一面走去腳踏車尾架拿膠桶。

真像晴天霹靂，老六明天被吊桶，工友們都打抱不平地蜂擁上來。金工頭看見形勢不妙，壓着嗓子說：『這是公司的意見，和我全不相干，依我看，大家還是趕早些去開工。』

但是金工頭的聲音就是再大，也給大夥兒騷動的聲浪所蓋沒。在剛開始時，工友們像一頭頭的羔羊，一眨眼，却變成了一頭頭怒吼的獅子。大家都朝着蓮香圍攏上來，亂嚷亂喊，一張張活生生的憤怒的臉龐，有的喊：『金工頭，你水靈莫笑鍋子黑，這樣說並不能抹掉你臉上的骯髒。』有的嚷：『叫他說出吊桶的理由來，其實全是他這壞蛋在搗鬼！』有的更磨拳擦掌說道：『不要那麼輕易把膠桶交還……』到處充滿着尖叫聲和咒罵聲。

蓮香的內心有一團猛烈的火燄在燃燒，腦子裏像河水一樣翻騰着波浪。她深深地意識到：原來天下的窮人，是心連着心的。

直到發覺『工賊』早已偷偷溜走了，大夥兒才稍爲平靜點，於是，蓮香用嘶啞了的聲音說：『他們幹的都是見不得人的鬼勾當，全是食人的自私白利的打算。我們都是活在自己血淚裏的羔羊；今天大家這種不屈辱的精神，真是可貴！我們除了生活中的貧困和病苦外，一無所有，實在是不怕失掉什麼的。』她理一理被風吹亂的頭髮，繼續說：『團結就是力量！現在我們還須忍耐些時。我相信：腐舊的東西一定要敗壞下去的。我們總有發揮力量的一天，我決心和大家生

活在一起。」

這樣一來，大家憤怒的浪潮，終於漸漸平息了。

老膠工李喜春伯說：『唉，今後大叔的一家生活怎樣維持下去呢！』

『是呀！李大爺的病剛好，現在老六又失業了。』

『窮人的苦難挨不到盡頭，悲慘的就是我們的世交。』

『……………』

『我衷心感謝大家對我家的關懷，我爸爸雖說被解僱了，但我們還有一副熱愛勞動的手腳，路是走出來的，世界從來就沒有了一處不需要勞動羣衆而成社會的地方。我勸大家沉着些去開工，我也要回家去和父親商量。』

蓮香就在大夥兒依依惜別聲中騎着腳車回家去。

一路上，她心思起伏，意料不到剛畢業踏出校門，即遭受到人海惡浪的衝擊；但不論風浪怎樣洶險，她決心要像海燕一樣，鼓翼搏擊而展翔。

九

老六聽知被解僱的消息後，半天不出聽，最後他只是這樣說：『我早知他們是最陰險最狡猾的。』

可是李大嬌却一直沉浸在悲傷的啜泣中，午餐也不想吃，雖然老六與蓮香說盡了話勸慰她，但終不能抑住她那像流泉一樣的眼淚。

午後，李大嬌的身體忽然發燒起來，不得已躺在床上，過不久，雙手捧住了臉孔，帶着抽咽地說道：

「這都是你們錯主意，才惹出這場是非，人生才幾十年光景，何苦富貴榮華不享受，偏偏固執，捧着肚子白挨餓！」

「我的母親，我勸你此時不要想得那麼多，現在最要緊的還是保重你身體的健康。」蓮香說着走到床沿，扶起了母親，問：「要喝茶水嗎？」李大嬌只是睜開淚眼搖搖頭。

老六是個硬性漢，一時潛伏在心裏的仇恨，像沸湯一樣地滾着漩渦，無限的話語，哽塞在喉頭，不說已是做不得，於是氣急地說：

「虧你說得出口，你真不怕大家恥笑！」

「恥笑我什麼？」李大嬌擦一擦眼淚，開口向他反駁：「女兒嫁誰，有我們的主權和自由，我又不是犯做盜賊的事。」

「你怎麼這樣健忘，不記得我家那件最沉痛的事，我們那個排行第三的唯一男孩不幸染了急性腦膜炎的時候，我四次跑到公司和紅毛樓向他哀求借款，想把孩子送進老君處去搶救，可是四

次都空跑，借不到一塊錢，眼睜睜地看着我們那個白哲哲的男孩給惡性魔鬼抓去。你不想一想，我們怎能和那班吮吸大眾膏血，毫無人性的奸賊勾搭起可恥的婚姻關係呢？錢銀是身外物，人死了又不能帶進棺材裏，我們生爲父母的，怎能任從他們憑藉幾個臭錢，對女兒肆行擺佈？你再看看，世上那些勢利慕富的女人，結果不是常常被推落遺棄的泥坑裏而痛苦死去；何況那白髮滿頭的老色鬼，年紀已是日傍西山了……

李大嬸一面聽，一面憶起唯一的天折的兒子，眼淚像流泉一樣淌下來。心裏想：『如不是病魔奪去心愛的男孩，現在該長大起來了，那何用憂慮女兒的出嫁；何須掛心將來晚年沒個兒子侍老呢？……』

蓮香插嘴說道：『活着的人，不會白白等着餓死，我們一貫都是靠操勞過日，社會上沒有一件不是莊嚴神聖勞動的成果，何必担心沒工做和活不下去呢？』

『從前我一個人，獨力尙能支持這個家，而且……現在蓮香高中畢業了，她的能力比我還要強，只要我們能咬緊牙根，刻苦生活下去，我想日子是可以過的。』老六說着站起來伸伸腰，所以最後的一句，聲音更加洪亮。

李大嬸抹乾了眼淚，定神瞧一瞧坐在面前的蓮香，覺得她英姿煥發，活像剛放鬻的可愛的鮮花，於是不禁暗心一笑地說：

「我自幼便是窮苦過來的，你們既然決心今後刻苦生活下去，我老身還怕不慣嗎？」

「對啦！讓我們一輩子都爲別人而勞動地工作，只要我們的辛勤是有益於大眾的，生活就是苦一點，也會活得有意義的。」蓮香十分愉快地說，眼睛發出光芒。

「是呀！人生有苦便有甜，還是心胸放得寬闊一點，別像那些意志軟弱的人，眼光只看到鼻尖，今晚難得閒着都在家，晚餐大家一起來動手吧！」老六像往時一樣，遇到困境，往往會愈現出樂觀的樣子。

「你又是窮開心發作了，我說你越老越像小孩子；這話該說得不錯吧！」三人不約相視而哈哈大笑。

晚餐過後，老六家裏絡繹來了許多前來慰問的親友，有的還帶來了不少贈助的物品，喜春伯特地向人家借湊了三塊錢，走到老六的身邊，硬塞進他的衣袋裏說：「你不肯拿去用，就是不够朋友，也是瞧我不起！」口氣比有錢人慷慨得多。

整個屋子裏的人，心心相照，脈搏互通，話語笑聲，充滿着真摯的友誼。

十

天天習慣操勞的人，空閒的日子反覺得無聊；何況心事重重壓在胸頭。第二天早餐後，老六悶在家中坐立不安，蓮香也好像熱鍋上的螞蟥，心頭焦煩得難耐，李大爺雖然勉強吃了些早點，

但身體仍感困累得很，便躺在房裏的床上休息，她眼見丈夫女兒這般百無聊賴的情景，心裏很難過，嘴巴嚙嚙好幾次，可是又不知說些什麼話才好。

「爸爸，你今天到公司結賬嗎？」蓮香突破沉悶的空氣發問。

「我即刻去。」老六說。

「爸爸，我到朋友處去走走好嗎？」

老六點了點頭，叮囑道：「你母親身體不舒服，早去早回吧！」

蓮香走出門不久，老六便把腳車推到屋外，回來拿了膠汁桶，初時凝神地瞧着它，過了一會又坐下來，用手輕輕地摸着；也許是一件自己喜愛的東西，一旦行將要拋開，心頭難免會泛起一縷惜別的情意。他想：「這桶兒呀！是我天天割膠形影相隨的伴侶，我蹲在這片園坵屈指已經二十年，幾多血汗曾滲在膠汁，盛裝在桶裏……」可是心裏一恍：「這膠汁桶呀！名是公司發給膠工應用的工具，實際也是樹膠園主來搾取工友們的血汗呀！」一想到這，老六的手好像燙着了火似地，猛地縮了回來，站直身子，面向妻子的臥房，喊聲說：「我到公司去了！」便狠狠地提了膠汁桶，在向屋外去。

老六正在把膠汁桶拴繫在腳車の後尾架，自遠而近忽傳來了「叭叭叭」的汽車喇叭聲。老六只顧繫着桶兒，一輛「德示」忽地轉馳到他的屋邊來，隨着：「哦，老六。」的叫聲之後，「德

示」便慢慢地停下了。老六定睛看時，車廂裏已鑽出了金工頭和倪財副，最後又走出秦總巡來。

金工頭搶先走到老六的面前笑問道：「老六叔，你現在想到那裏去？」

「你們不是已通知我解僱了，叫我到公司去結賬嗎？」老六率直地說。

「真是好嘔了，我們已把你的工賬結好帶來了。」倪財副走上來說，他的左手提着一個黑色皮包。

「那省得我走一趟路。」老六一面說，一面把膠汁桶解下來。

秦總巡走上來滿面堆着笑容說：「老六叔，我們今天特地送賬來拜候你，大家進屋裏坐坐談談吧！」

老六心裏想：這出奇了，被辭退的膠工，從來沒有上門送賬，也從未會見過他們如此溫情的招呼。既然他們登門，進屋裏坐坐談談也無妨，反正可以看看他們葫蘆裏裝着什麼藥。於是點一點頭，表示同意入內坐談。金順樂得提着膠汁桶轉進屋裏，秦、倪兩位也分左右簇擁着老六。

一進屋，他們便像老六的相好一樣地詢問這，詢問那，也問起蓮香。老六說她訪友不在家。後來，秦總巡聽說老六的妻子身體不適躺在床上休息，便嘆了一口氣，懇切地拉緊老六帶他到房裏去探視。

他們一見李大孀就肅躬作揖，又爭相親切地詢問她的病況，使老六最看不順眼的是，他們一

進了房裏，都用手帕掩住口鼻，彷彿怕被傳染，可見分明是假慈悲。所以當秦福叫金順坐「德示」去請醫生來診視時，老六便攔住金順說：「我們是過慣一窮消百災的人，這小小的毛病，用不着煩心掛碍的，過一會我還有要緊的事待做，大家到廳上坐吧！」

秦福欲再說話，老六已走出房外了。他們三人無可奈何，只好向李大嬸說：「大嬸你好好休息吧！」便跟着走出房來。

李大嬸心里想：「蓮香爸爸一向是很熱誠接待親友的，但此刻只見他的臉，像一塊生鏽的冷鐵一樣。於是決定不勉強起身去煮咖啡敬客，依舊斜躺在房里的床上，聳耳靜聽他們之間在廳上的談話。」

老六一等大家坐定，劈開話頭便面向倪財副要歇工的結賬單。

「急什麼呢？老六叔，我們今天還是特地來和你賀喜的。」倪財副很興奮地說。

「你們不必用嘲笑的口氣戲弄我，被解僱的膠工，還有什麼喜可賀。」老六十分嚴肅地說。

「你是一本正經的人，我們絕不會和你開玩笑，剛才倪財副說的話一點也不虛假，告訴你，你這次歇工，畢竟和別的被解僱膠工不同；明白點說：頭家爲了照顧你病後的身體，爲了讓你後半生坐享清閑的生活，這次才有計劃地安排叫你歇工。」秦福與高采烈地解釋。

「哦，頭家叫我歇工享清老？這人情太好了！」老六冷笑着說。

「噫！你還不明白，我告訴你，事實我們在座的不論是誰，只要能得園主頭家的半眼看顧，就一生吃用不完。他這次待你真是一片深情，你不相信也罷，請你看看他交由我們送來的禮物，就一目可以了然。」秦福說着由倪財副手里接過了皮包，然後打開。他先檢出一份工資結賬單和一小摺褪舊的鈔票，笑笑地說：「老六叔，公事公辦，這是你結退的工賬單和你所存的錢。」倪財副接着補充說：「除了你上半月預先支領廿五元，和扣除你這個月的三天曠工，結存的就是這筆卅一元五角的工資。」

老六正擬伸手向他接過來時，秦福却有意先把它擱放在桌上的另一邊；隨即又從皮包里掏出一大疊簇新的鈔票，說：「這是四千塊錢的鈔票。」

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在鈔票的橫頭上扒得「咧咧」地發响，然後又望了老六一眼，故意將這大網鈔票放在桌上和剛才的工資錢對面的另一邊，接着，他又從皮包里檢出一個很美觀的盒子來，打開後，拈出一對金光燦燦的手鐲來，把它和鈔票放在一起，再拿出一個小盒子，拈出一串晶閃閃的頸鍊，然後鄭重地說：「這些都是園主頭家今天特地派我們送來給你，權作和你家小姐揭開談婚的薄禮，只要你把小姐送過去作他的三姨太，在舉行婚禮之日，當然再有隆重的禮物送過來。老六叔，這是不是享受清閒生活的現實？」

秦福剛剛說完，倪財副和金工頭也爭相俏皮地說：「以後我們該稱呼你做園主岳大人了。」

他倆又先後站起來拱手恭賀。

倪財副接着又說：『本來能得頭家瞧得起已是不容易的事，何況這又是百年偕老的聯婚，代代世親的血肉關係呢！這真是作夢也難逢的機會啊！』

金工頭斜着眼睛望一望秦福之後說：『是呀！這算來是六叔李家深厚的洪福，但姻緣雖是前定，一切仍在人爲，這樁美事，據我所知，確實也得力於老秦在旁從中贊助。哈哈！將來喜慶之日，六叔明白了，理當不會忘記月佬的功勞。』

老六早已討厭他們在擠眉弄眼的一對一答，於是索性低下了頭兒，默默不出聲。

『六叔呀！你怎麼不說話？難道這還得考慮什麼嗎？人生處世，日夜奔勞，費盡心機，誰不謀取過個優裕的生世呢？你萬幸生有個蓮香好女兒，又碰巧園主頭家看中了，當着這般豪富的門第，這真是穿破鐵鞋也難找到的呀！一眨眼，蓮香小姐便是尊貴的夫人，而你便是園主的岳父與社會的聞人了。老六叔，你還猶豫什麼呢？請把禮物趕快收了吧！』倪財副有點不耐煩地催促着說。

老六的耳朵，却好像聽到蒼蠅嗡嗡地迴响，心里疾惡得很。

『好吧！我也不煩三位在我寒舍久坐了，該收起的我收吧！』老六說着就伸手到桌上去拿，『這是我上月結存的工錢我收了，省吃儉用就是了。』

金順一見老六再不拿桌上那邊的禮物時，便詫異地說：「哎呀！那也是你的呀！」

「那不是我的，是你們帶來的東西，由你們收了帶回去吧！」老六慢慢地說着，嘴角邊流露出一絲絲的冷笑。

「怎麼？這樣貴重的禮物，你不收起，難道不同意這門親事嗎？」倪財副慌忙地說後，看老六不出聲作答，便說：「這簡直是拾到寶貝不認貨，老六叔呀！你別想錯了，當着眨眼便是富貴的機會，你千萬別讓它錯過呀！恕我再率直地說：蓮香是你好女兒，縱然是生得嬌娥下凡，也須女大當嫁的，我打一個比喻：有批奇貨可居，倘遇高價買主，依理也應及時拋售呵……」

老六一聽，更感血管里的熱血，熱辣辣地湧上胸來，不待對方說完，便昂憤憤地道：

「我不容忍你們這些花言巧語的侮辱，你們這班人，一離開生意的範圍，便是愚蠢的東西，你們只懂得生意經，全不懂人生，更不懂社會，我告訴你們：金錢可以買得你們血淋淋的心肝，可是買不到我的一根頭髮；你們可以回去了！」

秦福聽了，臉上漸漸有些青白，但仍裝出笑容，「老六叔，你別意氣沖昏了理智，我勸你，你已吃到這把年紀了，難道還不明白現實就像剛才擺在這桌上的東西一樣：一邊是富貴榮華生活的開始，一邊却是被解僱失業的日子，好歹的選擇就在你的一念之差，你想一想吧！膠工生活的滋味，是誰都曉得的，我相信，你就是溜到別的園近再去幹十年八年，也不會有什麼迷人的希望

的。你想想看，貧窮失業到底不是玩意，老六叔，聽明白我這話的意思嗎？」

「我早明白了，這惡毒的鬼計，是令人可恨的。你們以爲金錢可以奴役一切，但真正被奴役的是你們這班軟骨的人！」老六接着伸出青筋隆起的手，指着桌上的禮物說：「這是包着糖衣的毒藥，我絕不會上你們的當。膠工遲早總有被解僱的一天，現在我先被解僱了，那也就算了，你們別枉費了心機，至於我所希望的，我說出來，你們也不懂的。」老六的臉頰好像一團燃燒的火燄。

倪財副和金工頭，瞪着發呆，秦福的臉上，也抽捧着。他心里想：老六果真是個硬性漢；硬性的人，一般是怕軟不怕硬的，於是他改變了口氣說：

「老六叔呀！你是我們這園迤的老膠工，多少年來，你和園主總算有了關係，現在他向你女兒求婚，你倘不答應，那將來雞蛋密密孵出雞，消息傳開來，這敦頭家堂堂的臉上，聲譽，怎樣見得世人？」

「嘿！這話說來更奇怪！一如你們所知的，我並沒先把他的鼻樑抹了白，讓人家嘲弄他白鼻樑才是我的不是，事實是他自惹碰壁撲了鼻子灰，這和我有什麼相干？」老六冷笑地回答。

他們聽了無可奈何地苦笑着。

正在這時，蓮香忽從屋外走進來了。

他們忙着站起來向她打招呼。老六一望，站起身體搶着說：

『算了！你們也不必再談了，什麼樣的烟盒冒出什麼樣的氣。我告訴你們，金錢作不了香餌，不必再要把戲了！』

蓮香是個聰明人，一掠眼，心地就明白，所以她接着說：

『呵！原來三位貴客，今天是由我們演出把戲的，不過，當心出醜了還是你們的。』

他們聽了，愈感惶悚。秦福心里想：敗陣的兵，又遭斜刺截殺，惟有先逃爲上。於是以目暗示金、倪二位，然後無可奈何地說：『事情還是請你們好好計量吧！我們走了！』說後便拔步先走出屋外去。

金順，像獲大赦，忙拂着膠汁桶跟着走出，倪財副更是慌張，匆匆收拾了桌上的禮物裝進了皮包里；轉身欲走時，不意兜倒了一張凳子，也顧不得攏好，便放步趕着走。

德示的馬達又嗚嗚地自近而遠了。

十一

喜事掛眉梢，年青的蓮香，關不住心頭的歡樂。當他們溜了後，便禁不住地哈哈放聲大笑。『你高興什麼呢？這不過是他們一次欺人自欺的詭計失敗吧了！我們雖然激退了他們，但是還不能排除生活的恐慌。』老六咬着牙齦這麼說。

『是的，買賣婚姻的事件，在這腐朽的社會到處流行，但我相信，隨着時代的飛躍和進展，新社會一到來，青年男女的婚姻便不至於受迫害。爸爸，我實在高興，但高興的不是我能趕來看這般奴才逃遁的情形，而是志堅的復信已寄來了。』蓮香口音十分清脆地說。

『怎麼？志堅的信來了嗎？』老六忙問。

『爸爸！他的信寄來了，剛才郵差在路上碰見我，把信交給我。』

『事情到底怎樣呢？』

『我把信讀給你聽！』蓮香從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來唸道：

蓮香：

你先後給我的信和電報都收到了，因為事情進行尚待最後的決定，以致遲遲沒有復信給你，

請你原諒！

昨晚總算兩件事都辦妥了。

夜學定下月一日開課，你最好趕來籌備開學；至於舅父打算參加道里的倒糞工作，已經接洽妥善，隨到隨開工。

總之，我們熱烈歡迎你們，早日到來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起！
專此

握手！

堅志手啓×月×日

「爸爸，我知道你不忍和我們分離，其實我也不願和爸爸遠別，我想爸爸一定是不會輕蔑倒糞這種有益於人類的工作的。」蓮香唸完信後便這麼說。

「你想得好，也做得對！」老六心花開放地說。

「那我們幾時起程呢？」

「明天我們就走吧！我們根本沒有什麼可牽掛的。」

李大嬌在床上聽得楞住了，「呀」的一聲，霍然起身走出房外說：「我跟你們一起去嗎？」

「那還用着說。」蓮香笑嘻嘻地答。

「你又不是我們的絆腳石，」老六說，「你是我們的後勤部，沒有你是不行的呀！」

李大嬌向蓮香飛奔過去，一聲不响地擁抱着，像菓實掛在枝上。

這天夜裏，老六的家擠滿了來訪的親友，有的携水菓來，有的帶來供旅途吃的點心，有的贈助旅費，聲聲句句都是歡欣祝福的鼓舞。

直到深夜，客人散走之後，老六、李大嬌和蓮香便忙着收拾行李。

——一九七五、一、五、修訂

後記

自一九七〇年「江城夜雨」一書出版之後，還絡繹寫了三十多個短篇，但是一直到了今年年頭，沒有動過把它整理出書的念頭。今年三月中旬，吳天才兄要我編一個小說集，給他朋友所主持的「呼聲出版社」印行，便從中選出十四個比較接近類一性質的內容，輯成「倒下來的銅像」一書的結集。

如今「愛屋及烏」一書所選的五個短篇，也有相同的性質，內容都是有關知識份子的認識問題。雖然文字與技巧仍有毛病，然而問心無愧的，這幾個短篇都不是屬於無病呻吟一類的文字。馬華文運正處於消沉的階段，韓江中學校長宋世猷先生本着愛護華教的熱心，除了按月出版「韓中生活」雜誌，作為師生與校友發表作品的園地之外，現又推動「韓中生活」叢書的出版，可說對馬華文運盡了最大的力量。如果稍具規模的獨立中學，都能本着發揚華文的精神，進行「學生讀物」的出版，除了推動馬華文運之外，還可使學生摒棄灰黃讀物，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文化清毒工作。

□ 方 北 方 文 藝 作 品 □

春天裏的故事

每天死千人的古城

娘惹與峇峇

兩個自殺者

出嫁的母親

思想請假的人

說謊世界

板城七十二小時

遲亮的早晨

剎那的正午

幻滅的黃昏

江城夜雨

倒下來的銅像

愛屋及鳥

(長篇·新潮出版社·初版)

(中篇·文工書局·再版)

(中篇·教育出版公司·三版)

(中篇·康華出版社·二版)

(短篇·馬來亞出版社·初版)

(短篇·青年書局·二版)

(中篇·青年書局·初版)

(中篇·青年書局·初版)

(長篇·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六版)

(長篇·東方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初版)

(長篇·北方書屋·印刷中)

(短篇·北方書屋·初版)

(短篇·呼聲出版社·初版)

(短篇·韓中生活叢書·初版)

(電話·學生文叢社·初版)

(散文·學生文叢社·初版)

(散文·維明書局·初版)

(雜文·呼聲出版社·將出)

(電影文學劇本·將出)

(長篇·北方書屋·將出)

國王的刀斧手

北方散記

笑的世紀

馬華文藝淺論

我們是一家

頭家門下

韓中生活叢書

• 方北方主編 •

愛屋及烏

方北方著

口 韓 江 中 學 印 行 口
Han Chiang High School
Jalan Han Chiang, Penang.

國 民 印 務 有 限 公 司 承 印
Printed By National Press Sdn. Bhd.
Penang.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版 0 0 0 1 — 2 5 0 0 本
每冊定價馬幣一元八角